

亞

夫

葉

陳銓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銓著

藍

蚨

蝶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528 3858 2

857.63
386.4

目次

藍蚨蝶	一
夢蘭的家	七
電話	一三
夜歸	二〇
安慰	二六
難說	三一
王二娘的政治運動	三八
烈士紀念碑	四七
巴爾先生	七七
懲罰	八八
重題	九三
美麗的助教	一〇〇
政變	一〇五

目次

一

62342

藍 缺 蝶

二

免職……………一〇九

談鬼……………一七

藍妖蝶

同靜芬已經有十年不見了，那一天下午在長沙的國貨售品所，又遇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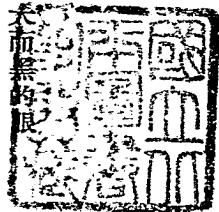
她的身材面貌，並沒有十分改變，但是在額邊脣上已經飄出了幾條皺紋，一對大而黑的眼睛，也沒有十年前我在輪船上第一次會見她那一種神氣，但是她仍然愛修飾，仍然像十年前那樣，喜歡穿藍色的衣裳。

我起初還不敢十分確定是她，後來越看越像，我忍不住走上前去問一問，果然是她，我們彼此心中都有一種說不出的驚喜。

我問她身後站的什麼人，她說是她的表弟。我就約他們兩人，共同到遠東咖啡館。她的表弟說恐怕家裏的人等着吃飯，靜芬說沒有關係，回頭表弟可以先回家去告訴一聲，請他們不用等。這一位十六七歲的中學生面上似乎不高興，但是也沒有辦法，只好跟着我們走。靜芬看了他，又回頭望着我，笑了。

到遠東咖啡店，我叫了三盃咖啡，靜芬怕表弟睡不着覺，只准他喝牛奶，我當然極端贊成。

我問靜芬什麼時候到長沙，她說上星期她同姑母一家人從鎮江逃難到此。她又說她的父母



兄弟都在清江浦，現在生死存亡，都不知道。我說「你的父母兄弟，既然在清江浦，你爲什麼又在鎮江呢？」靜芬臉紅一紅，答道：「因爲我的家在鎮江！」

我想一想，心裏未免好笑，這又有什麼奇怪呢？十年不見，她當然早已經有家了。

「你是那年結的婚？」

「五年前。」

「你的丈夫是誰？」

「你猜！」

「是不是那年到美國同船那一位小孩子薛玉屏？」

「你猜得真準！」

「那個時候，我不是對你講，你將來一定會嫁給他嗎？那時你口裏總不肯承認，但是你心裏早已經愛上他了。」

「你怎麼會知道？」

「因爲你老喜歡年青的小孩子！」

「胡說！」

談到這裏，靜芬叫她的表弟去告訴姑母不要等，她表弟立刻去了。

我再問靜芬，她的丈夫來長沙沒有？靜芬立刻變了顏色，低頭細聲道：「他永遠也不會來

了！」

我問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她說她丈夫就是這一次被日本人殺掉的。我本來想繼續問個詳細，但是看見靜芬悲哀的樣子，我不敢再問，勉強說了好些話來安慰她。隔了一些時候，靜芬抬頭悲哀地望着我道：「他死得真慘！……我親眼看見的！我親眼看見一個日本兵用刺刀戳他的胸臉！那時我同姑母表弟躲在夾壁裏邊。我要出去同日本兵拚命，姑母表弟兩人把我緊緊抱住，不讓我出去！我——我看見他倒在地下，胸口上血湧出來，我立刻就昏倒了！」

說到這裏，靜芬的感情，非常緊張，好像坐不住的樣子，我立刻替她叫了一盃白蘭地，讓她壯一壯神。

「你們爲什麼不先走呢？」停一會，我問道。

「那怎麼辦得到？我丈夫是車站上有職務的人。並且我們起初萬想不到上海會退得這樣快，就是要走也來不及了。後來日本兵開入鎮江，我丈夫以爲日本人不會爲難他，那知道日本人到鎮江，第一個抓的就是他，要他交出隱藏的車輛和款項。他極力分辯，日本人不聽，後來看見逼不出什麼來，立刻就用刺刀把他殺了！」

「你爲什麼不勸你丈夫藏着呢？」

「還怕不勸？但是他聽。他還笑我膽小。家裏老媽子，遠遠就看見一隊日本兵開來，我們都叫他躲，他不躲。他說你們女人可以躲，我們男子漢用不着躲。我同姑母藏在夾壁裏邊，

連老媽子都躲在床下，但是他呢？他親自去替日本人開門！」

「他真是太不小心了！」

「這完全因為他太年輕，你知道，他今年纔二十七歲，看起來不過二十一二的樣子！」

「你們結婚後的生活，當然十分美滿了。」

「十分美滿談不上。我們也有好的時候，也有壞的時候。但是他始終是一個最可愛的小孩子。」

「我記得在船上的時候，他真像你最親愛的小弟弟。」

「結婚以後，他仍然是我最親愛的小弟弟，像他那樣的人，一生也不會老的。他說話舉動，總是那樣天真爛漫。他自始至終，都叫我『姐姐』！」

「這真是太可愛了！」

「不是嗎？最不能忘記的，就是他在輪船上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天空中沒有一片雲，海水平得像一面鏡子，月亮靜靜地懸在天空，映射着船邊蕩漾的海水，晶瑩閃爍。我們兩人，立在船邊，望着遼闊的天空，青茫的銀色世界，整個的自我都忘去了。船上的人，一個個都回到艙裏去，夜已經很深了，我們還不忍離開這幽美的景色。忽然一陣風來，我身上打了一個寒噤，他馬上回頭撫着我的肩問我：『姐姐，你冷嗎？』我說：『有一點。』他立刻把他的大衣脫下來披在我身上。我們來回走了幾趟，忽然他停步倚欄，望着海水對我講道：『姐姐，你不

覺得海對人有一種魔力嗎？我有時看見它，我心裏就渴想跳在裏邊去。我想世界上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葬身在海中了。」我當時大笑他傻，不許他以後說這樣不吉利的話。但是他說：「姐姐，我常常覺得我會短命死的，我想我決活不到三十歲，但是我也不願意活到三十歲，因為過了三十歲，人生就沒有意思了。姐姐，你不是常常看見墳墓青草上，有許多藍蛱蝶嗎？姐姐，假如將來我早死，在春天的時候，你到我墳墓上來，我會變化作一個藍蛱蝶，在你的左右前後，飛來飛去！」我當時聽了他的話，心裏又是好笑，又是悲哀。但是，後來他告訴我，那一天晚上，他整夜都沒有睡覺。誰知道，他說的話，到現在真應驗了。」

靜芬眼眶中，此時滿含熱淚，她打開皮包，拿出手巾來揩淚。

「我很奇怪，像你丈夫那樣富於詩意的人。為什麼後來不學文學，卻去學鐵路運輸呢？」

「這完全是他伯父的意見。他的伯父是一個很富足的商人，他留學美國，完全靠他伯父的幫助。」

「你同你姑母一家，又怎樣逃出鎮江呢？」

「我們匆匆把我的丈夫安葬在花園裏邊，當天晚上就逃到鄉下。後來又經了許多困苦，纔到長沙。你真想不到，我這樣一個弱女子，還步行了七百多里路呢？路上的危險，真是一言難盡。幸虧我這一位表弟，還有姑母一位頂得力的僕人，路上事事幫忙，要不然早死掉了。」

「你這位表弟，人到是頂聰明的。」

「論資質也不過中等，但是他可愛的地方，還是天真。」

「年青的人總是天真的。」

「不見得！」

表弟轉來，我們又一塊兒上民衆川菜館去吃飯。飯後又談到九點鐘，纔送他們回家。那一天晚上，我夢中看見許多藍蚨蝶，在墳墓青草上飛來飛去。

夢蘭的家

一個夏天都很少有下雨的北平，到轉秋的時候，忽然淅淅瀝瀝地一連下了兩天的雨，妻同我困在家裏，大門都不能出一步，心裏直悶得慌。到北平當然太麻煩，找朋友談天，也是一樣地費勁，看小說沒有書，做正經事又沒有興趣，心裏只是一味地乾着急，不知道作什麼好。

階前忽然有腳步的聲音，隔一會門鈴響了，我們都驚起。這樣的天氣，誰還會冒雨來？我搶着親自開門一看，門口立着的，卻是我的老朋友夢！

我說夢蘭是老朋友，是指交情而言，其實他的年齡何嘗老呢！他今年二十八，去年年底纔結婚，現在還遠不到一年，但是他們兩夫婦至少吵了一百多架。今天他在這樣地天氣來訪，我一看見他愁慘的臉色，我就知道夢蘭的家，又有什麼事故發生了。

我把雨傘接過，他把套鞋脫了，進客廳來，坐下一連嘆了幾口氣。我問他爲什麼，他說還不是那麼一回事。我說：「上一次你們吵架，是爲你的母親，這一次又爲的什麼呢？」他說：「前一次吵架是爲的母親，這一次吵架是爲的兒子。母親逼我，兒子逼我，老婆也逼我，看我這一條命，經得起多少人來逼？」

我勸夢蘭放寬心一點，他們結婚始終還不久，彼此性情還沒有摸够，再隔一年半載，自然

而然，就會好的。我的妻子也跟着勸了夢蘭幾句，並且拏我們自己來比例。夢蘭雖然沒有我們那樣樂觀，心裏似乎稍好一點。我讓他喝幾口茶，抽一支煙，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夢蘭是學哲學的，他腦子裏常常都充滿了許多理想。在朋友中間我特別喜歡夢蘭，就是因為他回國後已經四年多，還能保持着他少年熱心的理想主義。也許就是因為這個關係，朋友們常常譏笑他罷！但是處在中國這樣注重現實的社會，要免掉別人的譏笑，當然並不是困難的事情，同時也是很痛心的事情。即如我罷，回國纔兩年多，起初也常常聽見別人譏笑我，現在已經漸漸聽不見了，我自己好像也感覺我也有點世故了。

我們同夢蘭談了一陣，夢蘭坦白地告訴我們：

「我生平最受不了的，就是別人一天到晚打錢算盤！一個人爲什麼要犧牲他精神上的自由，來作錢的奴隸？並且我現在賺三百多塊錢一個月，住的頂好的房子，吃的頂好的飲食，穿的頂好的衣裳，高興時還可以赴種種的娛樂，爲什麼我的妻子還要一天到晚同我吵，說我沒有錢？不是批評我拏錢去供我的母親，就是懷疑我拿錢去津貼我的兄弟，今天鬧得更不成話了，她甚至於攻擊我不替兒子存錢，兒子她還沒有生出來，她已經爲着存錢同我大鬧了，你說笑話不笑話？」

「這也不能去怪她。」我勸道：「她要你存錢，也是爲你好。」

「你應該原諒她。」我的妻子也跟着勸道：「身子不空的人，脾氣照例是不好的，以後生

「就好了。」

「她身體不舒服。」夢蘭道：「我當然也知道。但是爲什麼一定要拏錢來吵呢？這是多麼俗氣的事情！」

我聽見夢蘭這一句話，我幾乎要失聲一笑，我笑他未免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一個結了婚的人，處着現在中國經濟極度壓迫的時代，居然還會罵談錢是多麼俗氣的事情，這真未免太好玩了。他不知道現在中國有多少人因爲沒有錢，立刻就命在旦夕。他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因爲想得錢，連殺人放火貪賊賣淫，甚至於替仇人當走狗都心甘情願。他更不知道甚至於有多少哲學家文學家爲了一二十塊錢的稿費，半夜三更，拚起老命作文章，行間字裏，都充滿了銅臭氣味，結果還要受盡書賈的悶氣。夢蘭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人，他這種話，要是對別人說，豈不是要笑破肚子嗎？但是一回想，我不能笑了，我悲哀了，這是怎麼樣一種可憐的情形！

「夢蘭，」我勸他道：「你是有理想主義的人，所以一談到錢你就覺得很俗氣，但是你不能夠希望社會上的人個個都像你那個樣子，卽如你的太太罷，她是很注重實際的人，她現在看見你這樣找一個花一個，現在你固然有職業，假如有一天你沒有職業呢？她想到怎麼不着急？」

「但是我們現在並不是找一個花一個，我們也存錢哪！」

「雖然存，但是存得並不多，是不是？」

「到底要存多少呢？難道要一家大小通通餓着肚子不吃飯，把賺來的錢一齊放進銀行，纔算合理嗎？」

「你也知道一家大小不能夠通通餓着肚子不吃飯，你的太太就是怕你們一家大小有一天會通通餓着肚子沒有飯吃，所以不能不早點準備。」

「不要談了罷。越談越無聊！錢！錢！錢！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只是錢！真是令人頭痛！最奇怪的，就是結婚以前，我們沒有一句話，談到錢上面，現在剛纔幾個月，怎麼她會變成這樣一個俗不可耐的人？」

「這裏你又未免太不懂得女人的心理了。沒有結婚時候，還沒有家，當然談不到實際上的問題，結婚以後，生活同從前不一樣了，你不管實際上的問題，實際上的問題，要來管你。男子還可以置之度外，女人坐在家裏，沒有事，一天到晚丟不開，想存錢，當然是很自然的事情。」

「照你這樣說來，結婚根本是一種錯誤。」

「如果你這樣看，當然你也可以這樣講。」

「我真後悔我不應該結婚。」

「但是既然結了婚，你又有什麼辦法呢？」

「也許有一天我不要我的家了。」

「我恐怕你就不會有那一天。因為到那時你一定有許多的顧忌。」

「家真是一切罪惡之源！」

「你這句話未免太過了！」

「還算太過嗎？你只消想：有了家就不能不用一切方法來找錢，要找錢就不能不犧牲理想主義，一個人沒有理想主義就不成爲一個人，一個民族沒有理想主義，就不成爲一個民族。我試問：現在中國的官吏，貪贓賣國，中國的商人，偷稅走私，中國一般的人民，卑污苟賤，是不是因爲大家想找錢？是不是因爲大家要找錢來爲他們的家？家還不是一切罪惡之源嗎？」

「我始終認爲你的話太過了！你是留學德國的人，德國是理想主義發源的所在。德國難道沒有家嗎？他們的家，又何嘗是萬惡之源呢？」

「但是德國的民族，處處以國爲前提，中國的民族，卻處處以家爲前提。德國人隨時可以犧牲家來爲國，中國人隨時可以犧牲國來爲家。一個德國的妻子，固然也會勸丈夫找錢，但是假如丈夫找錢的方法不正當，她決不會同意的。一個中國的妻子，只愁丈夫不能找錢，只要能夠找錢，隨便你用什麼手段，都沒有關係，甚至於賣國都沒有關係。這不但是你的妻子的態度如此，你的父兄子姪親戚朋友以及一般社會上的人，個個都抱同樣的態度。你看中國現在多少賣國賊、賊官、土匪頭、無賴子，都受人尊敬？處着這樣烏煙瘴氣的社會，你心裏抱着滿腔的不平，你想着同你生活關係最密切的人，也許會來安慰你，勉勵你，然而結果她卻盡日夜晚來

逼迫你，她比什麼人都同你接近，所以她逼迫起來也比什麼人都利害。這真是令人受不了的事情！」

夢蘭說到這裏，握拳努目，神氣很緊張，我不敢再同他辯論，我的妻子也不讓我們再辯論，用了許多委婉的話來勸解他，馬上又去燒咖啡拏點心出來我們吃。我們夢蘭漸漸地談到德國哲學，特別是康德的哲學，是夢蘭的專長，夢蘭一講到康德他的話也多了，精神也快樂了。到晚飯的時候，雨住了，天色豁然開朗，隔一會，金黃色的斜陽，從西方返射過來，照着樹葉上的雨珠，晶瑩閃爍。

我們到門外散步，回家，已經七點過了，我奇怪爲什麼還不開飯呢？

再等一刻鐘，忽然門外一陣笑聲，妻同夢蘭的太太，進屋來了。原來妻在我們談話的時候，就親自到夢蘭家把太太請過來吃晚飯。吃完晚飯，大家又談了一陣天，我們又親自把他們兩夫婦送回家去，一場風波，似乎已經又告結束了。

回家後，已經要準備睡覺了，妻忽然告訴我，銀行存款已經中斷了兩個月，應該想個什麼辦法。

我一時沒有辦法，只好一覺睡到天明。

電話

張先生星期日一早起來，吃完早飯，正在客廳裏的沙發上躺着，忽然聽見小桌上的電話響，他心頭忍不住冒火。

電話的聲音，可以令許多人生氣，這當然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卽如張先生銀行中的經理劉裕周，每一次聽見電話響，就不高興，因為他事情太忙，沒有一刻的休息。又如像他的同事李如臯，一接着電話，就皺眉頭，因為十次有九次是劉經理太太三缺一，要叫他去搗角，他贏了錢經理太太不喜歡，銀行的位置，要成問題，他輸了錢，自己太太不喜歡，回家又要受申斥。

所以在近代物質文明的建設裏邊，電話固然得着許多人的同情，然而也引起不少人的仇恨。我們最敬愛的張世昭先生，就是仇恨電話最激烈的人。

在上文裏，我們稱張先生爲「我們最敬愛的張世昭先生」，這並不是什麼西洋化，也不是故意裝幽默，來欺騙聰明的讀者。張先生這一個人，實在是太能够令人敬愛了。張先生是美國威士康辛大學的碩士，講到學問，是呱呱叫的；張先生是華威銀行會計科的主任，講到辦事的能力，是數一數二的；張先生的父親作過清時代的制臺，講到家世，是許多人望塵莫及的。

特別是張先生的太太，是北平婦女界的美人；交際界的名花；文藝界的詩人；時裝表演會經得過第一；青年會的幹事作過好幾任；文學獎金，曾經有一次光顧到她。雖然有許多人對於她有些不滿意，甚至於有好些無意識的猜疑，但是這都是嫉妒仇恨的表現，無論那一位大人物，都沒有法子逃避。張太太既然自己不介意牠，我們又何必介意牠呢？

張先生自身已經這樣令人敬愛，再上這一位令人敬愛的張太太，張先生豈不是就成了「我們最敬愛的張世昭先生」嗎？但是話不是這麼說。張太太令人敬愛，同張先生令人敬愛，中間又有什麼關係呢？一個人品格的高下，對於別人要發生什麼程度的影響，一切當然都應該在他本身去尋求。我們要敬愛張先生，敬愛張先生就得了，爲什麼要因爲張太太品格的關係，來提高我們敬愛張先生的程度呢？這樣一來，豈不是不但會把張先生的價值減低，而且會使張先生精神上感覺一種不舒服嗎？

但是事實是這樣的。張先生的本事雖然大，張先生始終不過是中國經濟界的好手，張太太卻不但是中國經濟家的太太，而且是中國文壇上有名的女作家。作家本來就很可能寶貴，女作家當然更可寶貴，女作家同時又生得漂亮，那麼可以寶貴的程度，就不容易想像了。一位經濟家固然可敬愛，但是經濟家的家庭中間，加上一位美麗的女作家，從此以後，又有金錢，又有文學，又有美人，豈不是十全十美嗎？並且夫婦間愛情最高的表現，就是除破「人」「我」二元的矛盾。張先生張太太的感情，既然那樣融洽，那麼他們品格上的優點，又何必分什麼你我，

別人敬愛張太太，難道不是同敬愛張先生一樣嗎？別人既然敬愛張先生，難道還忍得住不敬愛張太太嗎？

因為這一種關係，我們最敬愛的張世昭先生的家庭，是北平最有名的交際中心。關於這一點名譽，張太太曾經費許多心力去維持，使牠名副其實。張太太之所以這樣作，當然是因為要提高張先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完全出於愛張先生一片純潔的熱誠。張先生對於張太太的熱誠，當然非常諒解。因為張太太的名譽，就是張先生的名譽，別人來拜訪張太太，其實也就等於拜訪張先生。

一般同張太太來往的人，好像都很明白張先生和張太太兩人分不開的關係，所以常常到他們家裏來找張太太，不找張先生，因為他們以為他們兩人既然等於一個，又何必分別得這樣清楚呢？並且事實上張先生每天大部分的時間要到銀行去辦公，張太太一個人在家未免太寂寞了，不能不需要人去陪她，解解悶，替張太太解悶，當然也等於替張先生解悶，張先生知道，當然是非常感激的快活的了。

有時我們看見張先生下午辦公去了，他的客廳裏，黑黢黢地坐了一大堆客人，都是來對張太太表示好感的。張太太為顧全丈夫的名譽起見，當然不能不費許多談笑，來同他們週旋。有時銀行的事體太忙，張先生大清早就去辦公，又有一些體己的朋友，來約張太太騎馬、逛公園、買東西、坐汽車、談文藝、打麻雀，張太太當然高采烈，而且很感謝這一批朋友，因為

他們能够犧牲自己，來替張先生安慰他的太太，假如不是這一批朋友們，張太太在家豈不是要悶死嗎？

其實要解張太太的悶，到不一定要男朋友，女朋友也是一樣，關於這一點，張先生也曾經和張太太說過好些次，並且還替她介紹了好些人。但是張太太是中國婦女界最有知識的女子，處着中國現在女子教育落後的時代，有多少人能够像張太太那樣無所不通無所不曉呢？所以張太太常常覺得同一般中國女子交際，沒有什麼意思。年青的女學生，談的不過是分數功課運動，年長的太太們，講的老是小孩廚房老媽子，真是無意識極了，那裏趕得上同受過高等教育的男子們來往，那樣深刻有味呢？照西洋的習慣，在任何集會裏邊，男子總是找女子，女子老是找男子，由張太太的經驗看來，這的確比中國的習慣好得多。

張太太既然喜歡交男朋友，男朋友又喜歡來找張太太，外邊來的電話，十回有九回是找張太太，不是找張先生的。

張先生對於張太太在社會所受的歡迎，起初也是很驕傲的。這一種驕傲，在結婚的前後，簡直可以說達到了最高點。那個時候，崇拜夏瓊湘女士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張世昭卻是夏女士惟一戀愛的人。所以追逐夏女士的人越多，張先生心中越得意。夏女士常常把她接到的情書，帶說帶笑地念給張先生聽。念完了，兩個都大笑，有時笑得氣都喘不過來。張先生高興極了，每次會着夏女士都要帶笑地問：「今天你又接着了幾封情書？」或者是：「今天又有那一

「伊傻瓜蛋想作你的哈吧狗？」

初結婚以後，對於張太太所受的崇拜，張先生心裏也很以為榮耀。有時一位男朋友來，張先生往往故意躲開，一塊兒散步的時候，張先生往往把腳步放慢，溜到後邊去，同另外的人談話，讓張太太同她的男朋友有暢談的自由。晚上客人走了，張太太把她的男朋友對她講的話一五一十地告訴張先生，張先生聽見，又是一場大笑。

但是一年以後，張先生的情緒，稍為有一點改變，張太太對於張先生的態度，似乎和從前也不相同。不同的第一點，就是張太太不肯十分拿她的男朋友來開玩笑，張先生心裏也常常覺得，張太太沒有把她的男朋友中間的經過，完全一點不隱瞞地告訴他。並且張太太男朋友的數目，也增加得很快，從前間天有應酬，現在幾乎天天都有應酬，從前幾天有一次電話，現在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幾次電話。從前星期六午後，星期日整天，張太太總是陪張先生一塊兒出去玩，現在這種時候，張太太也不一定有工夫了。

今天星期日早上，張先生又聽見電話響，知道張太太又有什麼約會，又要把他一人冷清清地丟在家裏，所以他立刻就生氣。

他剛想去接着電話，說張太太不在家，忽然張太太從樓上幾步跑下來，拿起聽筒，匆匆忙忙說完話，走過來坐在張先生的旁邊。

「當然你又有什麼重要約會了！」張先生不等她開口就先氣憤地說道。

「世昭，你猜是誰？」張太太嫵媚地笑問道。

「我猜不着！」

「就是林玉山那個小孩子！他說今天上午十點鐘在劉孝先教授家裏，有一個文藝誦讀會。中國文壇上第一流的作家，都要去誦讀自己的作品。他們把我的名字也列上秩序單，而且排在第一！我怎麼好意思不去呢？並且林玉山說他最喜歡讀我的新詩，他說我的詩像圖畫一樣。他說他從來沒有聽見我親自讀詩，他今天高興得要死！叫我一定要去。世昭，你陪我去罷！」

「你們開文藝會，我去幹嗎？並且我又不是作家！」

「你雖然不是作家，但是你的太太是作家呀！不是一樣地嗎？」

「但是你忘記了今天劉經理請我們在東興樓吃午飯，我能够不去嗎？」

「對了！這當然很重要，我只好一個人去了。」

「好罷。你就一個人去，我也一個人去！」

「但是你心裏該沒有什麼不舒服罷？」

「你放心好了。這真沒有辦法！」

「我也沒有辦法，但是——」

張太太沒有辦法說下去，一轉身上樓去打扮。

停一會，她盛裝濃抹地拿一本詩集走下樓來，叫車夫順車，她同張先生作別走了。

張先生一個人坐在客廳裏，一直等到十二點，纔到東興樓去吃午飯，午後三點半回來，太太沒有回家。他坐在客廳裏一直等到七點半纔吃晚飯，仍然是一個人。晚飯後，又坐在客廳裏，一直等到十一點，纔去睡覺。一人翻來覆去地睡不着。

好容易到十二點鐘張太太纔上樓來，對張先生說了許多「對不起，」但是一談到她在中國文藝界所得的勝利，也免不了有一番驕傲。

張先生沒有辦法，不講話睡覺了。

第二天吃完早飯以後，張先生剛擎着報紙躺在客廳的沙發上，忽然又聽見電話的聲音。

「媽的！」張先生氣極，大罵。他兩步跑上前去，拿起聽筒，他臉色轉瞬間由憤怒變而為恭敬了。打電話的人，不是那一位小孩子林玉山，乃是華威銀行的劉裕周劉經理！

九點鐘，張先生照例到銀行去辦公，張太太接連又接着好幾次電話。

夜歸

李師長在雪艷紅家裏打完十六圈牌，已經三點半了。汽車開回他的別墅門口，他看見樓上還有燈光。真奇怪！難道寶珠現在還沒有睡嗎？

他進門，上了石梯，穿過茂密的修竹，進了客廳，把電燈扭開，讓勤務兵把外衣軍帽指揮刀接過，輕輕一步一步地走上樓去。

他把門小心地推開，看見書桌上的電燈燃着，寶珠頭斜靠在右手腕上，左手裏邊的一本書，已經自由地掉在桌上。大概寶珠看書等他，等到夜深，太疲倦，在書桌上就睡着了。

李師長有點失悔，他不應該打牌打到這樣遲纔回來。他下午出去的時候，不是明明告訴寶珠，他九點鐘一定回來嗎？寶珠怎麼會不等他？從九點一直等到四點，這對一位新婚的年青女子，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李師長的姨太太，已經有八個了，但是寶珠是他第一個心愛的人。因為旁的姨太太不是妓女戲子，就是貧家小戶，樣子儘管不差，舉止性情言語，都有點不能忍受的粗野。寶珠的家庭卻是書香人家，自己又已經高中畢業，所以氣象風度，大大不同。

他們結婚，還不到一個月，李師長差不多除了公務以外，整個的時間，都拿來陪寶珠。今

天是因爲查師長從川北前線回來，幾位好朋友，要替他犒勞，所以把重慶坐第一把交椅的長三雪艷紅，包來陪他。李師長同查師長是頂好的朋友，當然不能不去，去了當然不能不打牌，打牌當然不能不打十六圈，這樣理由推下去，李師長心裏就算望念着寶珠，已經沒有法子回來，何況他在雪艷紅家裏喝酒，打牌，鬧妓女的時候，似乎心裏很快活，並沒有絲毫想着寶珠在等他？

他自己覺着奇怪，爲什麼剛纔那樣久，他會一點不想到寶珠呢？他不是自以爲很愛寶珠嗎？他不是對朋友們說，他第一次真正發生愛情了嗎？他不是打算把其他七個姨太太都遣散，好同寶珠正式結婚嗎？他不是覺得他一刻都離不開寶珠，離開了心裏就感覺着空虛，一切都沒有意義嗎？他不是對寶珠說，自從他認識寶珠以後，他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對於他以前一切狂放的生活，他都要痛改嗎？即如大煙，他不是因爲寶珠的關係，居然一個星期都不到就戒脫了嗎？爲什麼今晚上，會一切都忘記了呢？爲什麼他會在雪艷紅家裏那種下流狂放的生活，會感覺着那樣舒服，把寶珠沒有半點兒放在心上呢？

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但是一轉念，他笑了一笑，就不再想了。

他輕輕走到寶珠身旁，用手扶着肩，想輕輕地搖醒她。他搖了兩下，寶珠仍然熟睡，忽然她一驚，身子一縮，幾乎要叫出來。李師長連忙道：「寶珠，不要害怕，是我！」

寶珠定一定神，看一看李師長，心纔放下去。她問李師長什麼時候回來的，李師長說剛纔

回來，她問他不吃東西，李師長說不吃。李師長問她爲什麼不睡，她說李師長不回來，她一個人睡不着。李師長得意地笑了。

李師長要脫軍衣，寶珠幫着他脫。脫完，把他的呢衣拿來替他披上，叫他坐下，她好替他脫皮靴。但是皮靴太沉重，又穿得緊，寶珠氣力太小，幾下都脫不下。李師長恐怕把她累壞了，還是自己脫。

皮靴脫了，把拖鞋穿上，李師長在桌上煙盒裏，拏了一支香煙，寶珠連忙把火柴替他擦燃。李師長吸着煙，躺在沙發上，寶珠拏一個軟墊子來放在地板上，坐下，把一隻膀子放在他的腿上，睜起兩隻清明如鏡的眼睛望着他。

李師長心中，此時有一番說不出來的得意。

李師長問寶珠，今天下午她到什麼地方去沒有，寶珠說：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因爲她沒有興致到任何地方去，她只叫汽車夫開了汽車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了一本書，立刻就回來了。李師長問她買的什麼書，寶珠說是一本英文小說，是她的英文先生，替她介紹的。

「英文先生今天下午來了嗎？」李師長忽然問道。

「當然沒有來，你不是叫他隔一天來一次嗎？」

「哦，對了。」

李師長一面答應，一面卻不住地掙眼睛四下瞭望，好像找尋什麼東西似的。忽然他覺得沙

發上有點什麼東西，他伸手拏起來一看，卻是一個男子用的皮包。李師長一擰身起來，瞪起兩隻眼睛，一隻手抓住寶珠胸膛的衣服，厲聲問道：「這個皮包是誰的？這個皮包是誰的？你趕快告訴我！你趕快！你趕快！你聽見沒有？我叫你趕快！趕快！」

李師長那一種兇惡的樣子，幾乎把寶珠的魂都嚇掉了，她心裏想答應，但是口裏說不出來。她渾身都在打戰，一個字不能出口，只是「呵，呵，呵」的。

「呵什麼？狗東西！不說老子要你的命！」

李師長說着就是一推，手一放，寶珠咚地一聲倒在樓板上。李師長走上前去，把她再抓起來，搖她幾下，叫她說，她臉色變得像白紙一樣，好像已經不省人事了。李師長大氣，又把她咚地一聲放在地板上。

「真奇怪！」

他站起來在地板上走來走去，走了好幾步，忽然又看見沙發上的皮包，他一把搶過來，打開在燈光下一看，裏邊有十幾塊錢的錢票，還有幾張名片，名片上印的是「劉晏清。」劉晏清到底是誰呢？那英文先生不是姓劉嗎？一定是那個混帳忘八蛋！前兩次他教英文，他的神色就不對了，這一定是他。這個忘八蛋真有天大的膽子，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了。非想法子對付他不成！

他下樓，叫勤務兵，問道：

「你知道姨太太的英文先生，住在那兒嗎？」

「知道。在蓮花池。」

「你又叫王質斌同四個兵進來，再叫汽車夫把汽車預備着！」

「是！」

勤務兵立正舉手出去了。一會王質斌和四個衛兵進客廳，李師長叫王質斌帶着勤務兵湯三和四個衛兵，立刻到蓮花池去逮捕英文先生，把他送到師部，叫副師長立刻鎗斃他，因為他是共產黨的偵探。

王質斌和其他的人立刻去了。

李師長走上樓來，看見寶珠坐起來了。他走上前去，怒目橫眉地看着她。

「你爲什麼這樣兇呢？你把我嚇昏了！」寶珠道。

「嚇昏了嗎？嚇死了你也活該！你爲什麼要作這樣的醜事呢？」

「什麼醜事？」

「沒有醜事，這個皮包從那兒來的呢？這不是你的英文先生的嗎？爲什麼他要偷着到這兒來？爲什麼你不告訴我？」

「這個皮包，不是英文先生的，是我哥哥的，他在這兒吃完晚飯纔走的，難道你不知道我哥哥常常來這裏嗎？你看這皮包裏邊不是他的名片嗎？他的名字不是劉晏清嗎？我的英文先生

叫劉鴻勳難道你不知道嗎？你怎麼能够這樣冤枉我？」

寶珠越說膽子似乎越大，此時一點恐懼也沒有了。李師長想起剛纔自己的暴行，心中異常慚愧。但是他也不願意再說什麼。他叫寶珠把牀疊好，他太疲倦，要睡覺，寶珠看見他慚愧的樣子，不敢再觸犯他，也就趕快預備陪他睡。

第二天差不多十二點，他們纔起來。吃完飯，寶珠問他，今天下午的英文，還要不要補習。李師長說：「不用補習，以後另外再請一位。這一位劉先生教得不好，我已經把他辭退了。」

安慰

韓太太那一天晚上在劉家打完了三十六圈牌回來，心裏非常生氣。

生氣最大的原因，自然的因為輸了錢。但是據韓太太現在想來，打牌輸錢，並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今天牌桌子上那一位胖子太太未免太不要臉了！牌打得慢，說話又多，尤其是她笑起來的時候，張開一隻血盆大的口，露出爆爛的黃牙，而且嘴裏發出一種不可形容的臭氣，聞着了就令人頭悶！

同這樣的人打牌，就算贏了，已經不痛快，何況是輸，並且輸了五十多塊錢？這真是受不了！尤其是難受的，就是牌桌子上還有一位四十多歲，一臉粉，滿嘴胭脂的老妖精，老是放胖子太太的炮，放炮不在胖子太太的莊上，就在她莊上。她爲什麼這樣傻呢？她的牌本來打得不錯呀！恐怕這其中有鬼罷？還怕不是。這其中一定有鬼！胖子太太同老妖精一定組織了聯合戰線來對她，她上當了！

這真是不耍臉的行爲，想不到所謂上等社會，原來是這樣地卑鄙，從今以後，再也不願意同這些人來往了。

她心裏還在生氣，汽車已經到她的門口了。她按鈴，進門，問張媽老爺睡了沒有，聽說睡

了她纔放了心。可是她剛上樓走進房門，她丈夫就叫她的名字，她纔知道丈夫並沒有睡，她想她丈夫也許還在等她，心裏又增加了一番難受。她把電燈扭開，寬衣就寢，她丈夫問她今晚快樂不快樂，她也不回答，只張開雙臂來摟着她的丈夫，眼眶裏忍不住流淚。

她丈夫心裏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或者簡直可以說是家常便飯了。照例是太太的眼淚一流，他一個月一百元薪水，至少就得流去一半。

本來住在北平這樣的地方，娛樂儘管多着呢。聽戲，看電影，吃館子，逛公園，那一樣不可以消遣，爲什麼偏偏要打牌？而且他那樣一個銀行小職員，那裏一次能够輸那樣多？不過這些話都是廢話，韓太太本來就是一位聰明絕頂的人，難道她還需要韓先生來教訓她嗎？她打牌也有她的苦衷。劉先生是銀行的經理，她丈夫的位置是劉太太遞「枕頭狀」，遞出來的，現在劉太太打牌三缺一，找她去湊角，她能够不去？假如她不給劉太太面子，說不定劉太太再遞一張反宣傳的「枕頭狀」，那麼她們一家就糟了。

想到這裏，韓先生當然十分原諒韓太太，韓太太心裏也覺得她應該十分體貼韓先生，在這一種互相原諒，互相體貼的局面之下，韓先生和韓太太這一晚上到覺得比新婚的一晚上，還要恩愛！

天明的時候，兩人都熟睡了。忽然那不解人事的鬧鐘，噹噹噹地響起來。韓先生今天早上須得要七點半上公事房，這是劉經理的命令。韓先生只要硬起心腸，一骨碌翻身起來，穿衣，

洗臉，吃早餐，叫車，到銀行去了。

韓太太本來要起來，但是韓先生說她太疲倦，應該好好地休息。

人生難遇是知己，家庭之間，只要兩夫婦能够互相了解，精神上自然有一種融融洩洩的樂趣，物質上的壓迫，也未嘗不可以勉強支持。韓太太想着韓先生對她的好處，再想到她對韓先生的好處，雖然臉上有一點發熱，但是心裏立刻也覺得非常愉快，睡到十二點鐘起來，一天的大事，也就煙消雲散了。

韓先生午飯照例在銀行吃飯，韓太太一人用完了午飯，把她三歲大的兒子帶出去逛東安市場。她花了四角錢，替兒子買了一隻手提機關鎗，她兒子一步一跳地跟着她走。

她看完了零星物件，又回頭逛了一陣書攤，隨便買了兩本小說，準備今晚同丈夫一塊兒看。她已經準備要回家了。那知走出南門的時候，忽然遇着劉太太兩位年青的小姐從國強茶點社走下樓來。劉太太一看見她，滿心高興，就招呼她，把兩位年青小姐，介紹給她。介紹的時候，劉太太還對兩位年青小姐說：「這一位就是你們常常仰慕的女作家廖月琴，她的小品文，在中國是很有地位的。她專門描寫戀愛，所以後來居然戀愛上了韓先生那樣一個大好人！她結婚後寫的廬山記遊，想來你們都讀過罷。你看寫得多麼甜蜜！多麼够味！」

劉太太說完，張起口一陣地大笑，半天收不攏來。劉太太這一笑，使月琴回憶起昨天晚上打牌的胖子太太，雖然劉太太嘴裏的臭氣不及胖子太太那樣利害，聞着了也令人有點發嘔。

雖然是這樣，劉太太一番話，卻講得太令人心裏舒服了。也許天下最快活的事情，莫過於一個女人聽見別人羨慕她的衣裳，一個運動家聽見別人崇拜他的肌肉，一個作家聽見別人稱贊他的作品，雖然他口裏也許還要說兩句謙讓的話，或者鄙棄的話，但是心裏總忍不住有點又麻又癢，似麻似癢。

兩位年青小姐接着又說幾句仰慕的話，月琴更沒有辦法，所以劉太太再提議打牌的時候，月琴略略推辭，也就答應了。但是最會體貼人的劉太太這一次卻提議到月琴家裏去，當然實際不用說，一來可以免得韓先生等，二來月琴還可以抽一點頭。

她們出來，坐上劉太太的汽車，一會就到了。

打了八圈牌以後，剛搬好莊，韓先生回家了。看見家裏那樣多客人，連經理太太都親身下降，自然滿心高興，尤其高興的，就是今天經理因為他辦了一件特別事體很得力，分了他八十塊錢。

八圈牌的結果，月琴已經贏了三十多塊錢，她叫丈夫替她打着，她好去預備菜飯。

韓先生辦事雖然能幹，打牌卻不甚高明，一接手一連就放了別人幾個滿貫，把贏的籌碼，輸掉了二十幾塊，等到月琴把菜飯預備好了轉來的時候，他已經倒輸七八塊了，他心裏很慚愧，再讓他太太來打，但是太太還同他客氣，准許他再打三牌。等到第三牌仍然沒有勝利，他打牌的資格，也就不能不取消，再加上太太一上場又和了一個兩翻，於是乎今天晚上的牌，他

不能參加，就成了不可動搖的事實！

晚飯後，他還在太太旁邊坐着，看她們打牌，她太太覺得他老看着沒有什麼趣味，又讓他在場試試，但是他自己偏不爭氣，一連四五牌，又輸了十多塊錢，他自己只好又請月琴來打。他坐一會，無聊，就上樓睡覺去了。

大概兩三點鐘的時候，月琴慌慌張張地走上樓來，問他身上有錢沒有，他把八十塊通通給她，月琴話也不講，又匆匆下樓去了。接着付錢聲，道謝聲，開門聲，送客聲，扶梯聲，月琴解衣上牀啼哭聲，韓先生心裏明白，他這八十塊錢，已經又不姓韓了。

但是怨誰呢？只能怨他自己。他太太本來手很盛，爲什麼他要下去參加呢？一切的事體，都是他鬧壞的，他還有什麼可說？所以他只好對太太陪小心，請求她原諒，下次他決不敢這樣冒昧。至於韓太太呢？也覺得今天晚上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她鬧出來的，爲什麼她要答應她們來打牌呢？不來豈不是什麼事都沒有嗎？並且昨天纔打了那樣晚的牌，今天她很可以說身體不好，不能久坐，劉太太當然不能再勉強她。她想起丈夫這樣辛苦找來的錢，她給他輸掉，心裏頓時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她忍不住又哭。

韓先生看見韓太太哭，於是就打疊千萬句軟語溫言來安慰她，韓太太看見韓先生對她那樣好，又恐怕他輸了錢心裏不痛快，也預備好千萬種柔情蜜意來對付他。於是乎在這一種互相安慰，互相體貼，互相原諒的局面下，那晚韓先生和韓太太的恩愛，也用不着作者來敘述了。

難說

冬天的月亮，冷森森的，照着人透心涼。

廣雲披着滿身的月色，走進公園。樹枝的影子在馬路上交互參差地擺着。四圍靜靜地，沒有一點風。小湖還沒有結冰，湖的四邊，堆積着許多白雪。

廣雲走進臨水邊的草亭，看見裏面沒有人，心裏不免有點失望，但是一回想，也就認爲當然。

他把一隻腳踏在污穢不堪的坐櫓上，手放在膝上，頷放在手中，凝眸對着月光下沒有一點波紋的湖水。半晌，他好像已經停止了的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感覺，他完全忘記了他自己，他分不出他自己和四圍的風物，是一還是二。

在這一種陶醉狀態中，他沈浸了好久，忽然他覺着他肩上一個東西搭着，左邊射來了一股香氣，漸漸有一個溫熱細膩的東西貼近他的臉龐。他心裏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也不回頭，把右手抓住肩上的手，左手伸過來扶着貼近他的腰，閉目柔聲道：「額爾絲，你剛來嗎？」

「廣雲，你等了多久？」

「沒有多久。」

「我真想不到你會來！」

「我不是說好要來嗎？」

「前一次你不是答應來嗎？爲什麼後來又沒有來呢？爲什麼簡直不理我呢？」

「額爾絲，你不知道——我——」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麼？」

「你柏林有女朋友。」

「瞎說！」

「不是瞎說，我們同班黑爾德先生曾經除夕節在夜西跳舞場看見你同一位櫻色頭髮的女子在一塊兒。」

「你既然知道我有女朋友，爲什麼你還要同我好呢？」

「我寂寞得很！」

「同我在一塊兒，你就不寂寞嗎？」

「不寂寞。」

「爲什麼？」

「因為你的性情好，並且你這個人頂能了解人，我同你在一塊，我從來不想到你是外國人。你講話思想，簡直同我們德國人一模一樣，而且德國人都沒有你那樣能够體貼人。」

「呵，額爾絲，你如果多認識我一點，你就知道，我這個人，是一個最不好的人，恐怕你也不願意再同我來往了。」

「你有什麼不好？」

「我有一件大毛病。」

「什麼？」

「不能永久。」

「本來一個人的感情，就是不能永久的，凡是永久，都是不自然。」

「你以為這一種自然好嗎？」

「不好。」

「爲什麼？」

「對方的人太痛苦了。」

「你曾經受過這樣的痛苦嗎？」

「對了。」

「那麼你頂好不要同我來往，也許你要受第二次的痛苦。」

「我現在生活的態度，同從前不一樣了。從前我事事都認真，一認真所以有痛苦，現在我事事都是逢場作戲，所以決不會再有痛苦的。」

「那麼你的意思，不過是想同我玩玩，是不是？」

「當然。」

「我們過一天算一天，好不好？」

「好。」

「但是我們要小心。這真像小孩子玩火一樣，稍爲不小心，就要燒着手。」

「不要緊，廣雲，我有把握！」

兩人出亭，沿着湖邊走。

「廣雲！」

「什麼？額爾絲！」

「我們去跳舞好不好？」

「也沒有什麼不能，不過這樣好的月色，不可惜嗎？」

「就是因爲這樣的月色，我心裏悽涼得很！」

「爲什麼？」

「難說！」

「我們到那兒去呢？」

「裴錯爾德跳舞場。」

「你知不知道？我柏林的女朋友也姓裴錯爾德。」

「她叫什麼名字？」

「冷荇。」

「比我美嗎？」

「你們兩人，各有各的好處。」

「你愛她嗎？」

「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

「你愛她嗎？」

「不知道！」

他們出公園，等一會，搭上電車，車上只有三四個人。到裴錯爾德，兩人下了車，進去，把衣服交了，坐下，叫了兩杯紅酒。

跳舞場裏今天晚上生意不好，通共不過十來個人。但是幾位音樂師的臉上，仍然勉強露出欣喜的神氣。

廣雲同額爾絲起來跳舞了一次，喝了兩盃酒。廣雲晚飯吃得太少，此時肚子有點餓，他問

額爾絲餓不餓，額爾絲也有一點，廣雲立刻叫了兩碟火腿麵包。

吃完麵包，一盃酒早已隨着飲完，廣雲又叫了兩盃。額爾絲忽然精神勃發，談笑風生，問了廣雲許多關於中國的事情，也不待廣雲問，自己講了許多關於她幼年時候調皮的生活。額爾絲的談興是這樣地高，廣雲幾次要同她跳舞，她都拒絕。

廣雲想藉這個機會，問她情場失意的事，額爾絲總用「難說」兩個字回答。她說她這一生的戀愛生活，已經宣告終結，她再不能愛世界上第二個人。

「你以為爲這種態度是對的嗎？一個人經過一個戀愛，就不應該有第二次嗎？」

「這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額爾絲答道：「乃是能够不能够的問題。生活上有許多沈痛的經驗，就好像一隻毒箭一樣，時間久了，甚至於傷痕都脫了，但是仍然不時要發出隱痛，使你一生都不快活，再沒有力量來享受光明美滿的人生。」

「照你這樣說來，我這一生的戀愛生活也宣告終結了。」

「爲什麼？」

「因爲我也曾經用全副心力全副靈魂去戀愛一個人，結果卻是失望。」

「現在你還沒有忘記嗎？」

「忘記？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你想如果你有機會，你還可以同她再好嗎？」

「不行了。」

「爲什麼不行？」

「難說！」

「你又鈔襲我的話了！」

兩人一直談到一點後，纔動身出去。廣雲送額爾絲回家到門首問她什麼時候再會，額爾絲說不知道。廣雲說他功課上有一點疑難，明天下午想來請教她。

額爾絲說：「只要疑難不是假的，她沒有什麼反對。」

王二娘的政治運動

一 開場

一提起王二娘，富順城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因為她是富順城一個特別的人物。

大麻子，厚嘴脣，孫猴子在李老君八卦爐七七四十九天煉出來的火眼金睛，一雙大腳板，平常說話一句一個笑，吵起架來除了吃飯睡覺可以罵三天三晚不住口；節儉，不亂花一個錢，能幹自己開一座小旅店，晦氣，一連生了三個孩子養不大，倒霉，嫁了一個男人是烏龜！

這些都是王二娘性格歷史上最光榮的事情，如果王二娘也會像我們中國文壇上最親愛的作家那樣寫自傳，這些事實，在第一章裏首先就應該提出。但是關於最後一點，富順全城的人雖然都在講，卻沒有一個人肯相信，因為誰也想不到，王二娘那一副尊容也會受人歡迎。這一種懷疑，對於王二娘的人格，當然是一種侮辱，但是王二娘也像其他偉大人物一樣，自己只知道腳踏實實地「埋頭苦幹」，別人的攻擊誹謗，完全不放在心中，因為她自己相信，一個人只要事體作得好，不愁沒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令當年身先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自來歷史上偉大的人物的是非善惡，也只好讓時間和運命去解決。王

二娘雖然沒有研究過多少歷史，但是她憑她的天才，對於歷史上的現象，卻早有不學而能的深刻觀察。也就是因為這一個原因，別人儘管不承認她的男人是烏龜，她自己卻十分肯定地，認為她的男人是烏龜。

到了這種關頭，凡是替王二娘寫傳記的人，都不能不擱筆。因為歷史上的問題，都是永遠解不開的謎團。寫歌德傳的人，往往不承認歌德自己親筆的記載，卻要自己另外去提出新穎的假設，也不過多引起些無謂的糾紛。王二娘既然自己一定要這樣主張，我們也只好承認她就得了。

講到王二娘的先代，就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王二娘的母親是富順城小南門外垃圾堆上的英雄，因為她氣力大，會罵人，有她在垃圾堆檢煤炭花，誰都不敢欺侮她。因為王二娘的母親是育嬰堂收養大的女孩子，所以王二娘母親的先世已經不可考了。這當然是王二娘的傳記上，最可惜的事情。尤其可惜的，就是王二娘父親的歷史，簡直沒有絲毫的材料。王二娘的父親到底是誰呢？這又是王二娘歷史上一個最大的謎團。

這一個謎團比前一個關於王二娘丈夫的謎團還要難解，因為王二娘的丈夫是不是烏龜，至少還有王二娘堅決的主張，歷史家還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至於王二娘的父親是誰，卻絲毫證據沒有。別人自然不知道，頂奇怪的，就是連王二娘的母親自己都不知道。在七歲的時候，王二娘也曾經孝心發動，問她的母親到底誰是她的爸爸，結果只得她母親在她小臉上重重兩巴掌。

的答覆。還有一次，王二娘的母親有一位好朋友，在她興致很高的時候問她，這個孩子到底是誰的，王二娘的母親的答覆是：「我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

二 轉變

那一天王二娘一大清早起來，忽然心血來潮，仔細一想，她決定要去加入打倒「假扮」的帝國主義。

王二娘爲什麼忽然會想起加入打倒「假扮」的帝國主義，這未免太奇怪了。「假扮」不是我們的友邦嗎？爲什麼要去打友邦，而且打倒友邦的帝國主義呢？到底「假扮」和帝國主義是些什麼東西呢？對於這些王二娘都莫明其妙。主要的原因，是前幾天晚上她店裏來了一位年青的學生，站在店前的茶桌子上面，對着許多人演講打倒「假扮」的帝國主義，王二娘雖然不十分了解這一位年青學生講的話，但是對他的一切言語舉動，卻發生了無限的同情。特別是後來公安局把這一位年青人捉進衙門去，把他拘留在看守所，王二娘心中更有一番說不出來的氣憤。到了第三天，這一位年青人，又被公安局的人放出來了，到王二娘店裏來住下。王二娘熱烈地歡迎他，問他到底爲的什麼事，這一位年青人又替她講了許多不能不打倒「假扮」帝國主義的話。說完了在腰裏掏出兩塊大洋，叫王二娘替他買一支雞，打一壺酒來吃午飯，並且吩咐她贖下的錢不用還。王二娘心裏說不出來地高興，她此時已經有點想加入打倒「假扮」帝國主

義了。後來有一次進房，看見這一位學生打開箱子拏東西，裏面還有好幾捲鈔票，王二娘回房去，整整一晚上，不能合眼。所以第二天早上起來，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非去加入打倒「假扮」帝國主義不可！

三 同盟

王二娘大踏步走進青年學生的房裏，青年學生還在牀上沒有起來，王二娘輕輕地叫了一聲「許先生」，許先生立刻就回頭伸出被窩來望着她。

王二娘對許先生說，他昨天晚上講的話，很有道理，「假扮」的帝國主義，確乎是應該打倒的，她也願意加入。許先生聽說王二娘願意加入，高興得了不起，立刻跳下牀來，同她握手，叫她爲「王同志」。「王同志」三個字，王二娘雖然不懂，聽起來卻也新鮮。至於握手的禮節，卻是王二娘生平的第一次，她雖然有點驚異，但是那一位年青人的手，溫溫軟軟的，握起來卻也並不十分討厭。

王二娘問許先生打倒「假扮」帝國主義，要怎麼樣打法呢？許先生說，打倒的第一步就是要革現在政府的命。王二娘問什麼是政府呢？許先生說，政府就是中國現在帶兵的。王二娘問，是不是富順縣公安局的警察，許先生說，他們當然是，不過最主要的還是「蘭肯」的中央政府。「蘭肯」隔這裏多遠呢？有幾千里。王二娘這一下放心了，因爲如果要打富順縣公安局

的警察，王二娘心裏到還有點害怕，至於要打倒幾千里以外的「蘭肯」政府，王二娘當然可以「全體贊成。」但是打倒的方法，應該怎麼樣呢？許先生認爲首先要聯絡同志。王二娘說聯絡同志容易，只要有錢。許先生拿出五塊錢，王二娘當晚就去邀請了二三十，都是左隣右舍的窮人。他們聽說革命，都有點害怕，但是聽說有東西吃！也都硬起膽子來。

當天晚上，就在王二娘的小店內，祕密地開了成立會，大酒大肉地吃了一頓。吃得高興了，還輕輕喊了幾聲「革命萬歲！」「抗『假扮』同盟萬歲！」有一個驕夫忽然忘記了，喊了一聲：「『假扮』帝國主義萬歲！」卻被許先生大罵了一頓，王二娘更走上前去，給他一個耳光。

王二娘的丈夫，聽說王二娘要革命，嚇得要命，死死地拉住勸她，勸得王二娘性起，在他背上像擂鼓一樣地捶了十幾拳。他的丈夫，倒在地下，半天起不來，晚上躺在牀上，連飯都不能吃。王二娘罵他是烏龜，他不敢回答，於是乎歷史家在這裏，又得了一個旁證。

四 政變

王二娘和許先生的同盟，剛組織好不上三天，忽然中國政治上發生了空前的大變化。「蘭肯」政府的最高領袖，被他手下一位抽大煙的軍官綁票了。這一位抽大煙的軍官曾經把中國幾千里的地方，拱手送給「假扮」，聽見打仗，就嚇得頭都不敢伸。現在忽然神經病發作，把最

高領袖扣留，想自己出來代替他的位置，去打倒「假扮」帝國主義了。

富於幽默的人，聽見這一位「棄甲將軍」的口號，都覺得有點「忍俊不禁」，但是中國上上下下各方面的民衆，卻發生最大的憤恨。因為那個時候，正是「蘭肯」政府積極在抵抗「假扮」帝國主義的時候。在外交方面，弄到「假扮」的大使，無法可辦，結果只有不要臉地拿一份備忘錄來強迫塞在外交部的桌子下邊；在軍事方面，把一些勾結的匪徒漢奸，打得落花流水。在這一種時候，這一位抽大煙的軍官，卻來說「蘭肯」政府沒有抗「假扮」，他把最高領袖扣留住，說自己要來打倒「假扮」帝國主義，當然一般的國民都痛罵他，連他自己的母親和妻子，都宣言反對他。

這個消息傳到富順的時候，許先生就同王二娘商量，認爲這是打倒「蘭肯」政府的機會，「棄甲將軍」固然沒有打倒「假扮」帝國主義的誠意，但是也不妨利用利用他。當天晚上許先生和王二娘召集了一個大會，把小旅店活活擠滿；因為他們的會員，因爲有飯吃，有錢用，已經發達到一百多人了。開會的時候，許先生來了一篇沈痛的演說，王二娘雖然不懂，但是也「像煞有介事」地照着許先生的話講了一番，其餘的人，自然都莫明其妙，但是既然吃了許先生的飯，當然不能不替許先生拍掌，拍掌是許先生教他們的。

許先生演說完了，提出三個議案：

第一：打倒「假扮」帝國主義。

第二：推翻「蘭肯」政府。

第三：擁護抽大煙的「葉甲將軍。」

許先生的議案不用說是全體贊成。但是辦法呢？許先生又出了三條主意：

第一：通電全國。

第二：組織抗「假扮」救國團。

第三：遊行示威。

頭兩條都好辦，惟有第三條大家卻有點畏縮不前，就連王二娘最熱烈的也有點不願意。但是許先生看見大家這樣不中用，當時生了大氣，說到底他們還承不承認他是領袖？如果承認，就得依從他，如果不承認，他就要取消一切的津貼。並且他還答應。假如大家願意明天示威遊行，他願意每人發給大洋二角。誰同警察衝突受了傷，可以得大洋一元。這一說把大家說熱了，立刻全體贊成，明天遊行大示威。

五 示威

第二天早上七點鐘，大家都在教場壩齊集。在許先生王二娘的領導之下，拿着宣言標語，排成隊伍，喊着口號，一路浩浩蕩蕩地，從馬家冲，穿過大巷子，轉上正街。街上的人，都驚駭停步注視，商店櫃臺上打盹的學徒，都被喊口號的聲音驚醒。街上的警察，看見那樣多人

來，嚇得連忙躲在小巷子裏邊去。

他們由正街一直走到衙門口，路上都沒有遇着什麼阻擋。但是一到衙門口，忽然迎面有一隊全副武裝的警備隊開來。王二娘老遠看見事體不對，丟了標語就開跑，許先生罵她，她不聽。其餘的同志，看見他們的女同志一跑，也跟着就跑，結果只剩下許先生一個人。警備隊很不客氣地，把許先生請進衙門去了。

六 結局

許先生走進衙門去，縣知事升堂，叫他跪，他不跪，問他話，他不答。縣知事生了氣，打了他四十板，他連「哎喲」都沒有叫一聲。

許先生進監的第四天，忽然來了一位老頭子，到大堂去叫「青天大老爺伸冤！」縣知事叫人把他抓進去審問，他說他是許先生的父親，百龍場的人。他的兒子，本來是個瘋子，在家裏鎖了兩年多。十多天以前，他忽然把鎖扭開，偷了四百多塊錢，逃走不知去向，他探訪了好久，昨天纔從一位進城的朋友那裏，得着消息。他的兒子，實在是一個瘋子。凡是百龍場的人，都可以證明。百龍場的團總，現在就住在三益棧，縣知事要不信，可以請他來問。

一會百龍場的團總傳到，一問，果然不差。再把許先生提出來審問，他說話神氣，確乎有點不對。縣知事想來關住一個瘋子，也沒有什麼大意思。就由他父親把他帶回去了。

這一個消息，傳到王二娘的旅店的時候，王二娘一點不肯相信，因為她深知道，許先生有高尙的政治主張。大家其所以說他是瘋子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政治主張，離旁人太遠的原故。

至於她自己呢？她認為這一次政治運動，是她生平最得意的事情。第一層她同許先生握過許多次手，每次握手，她都感覺精神上最大的愉快。第二層她前前後後，後得了許先生差不多一百塊錢，這一筆財，可以够她好幾年的使用。但是這些都是肉體和物質上的成功，還有第三層精神上的勝利，那就是她曾經作過一次政治上的領袖，她親身領導過民衆，去作革命的事情。如果我們說許先生是革命的英雄，那麼王二娘也不能不算一位革命的「英雄」了。

到底許先生是不是瘋子呢？這又是王二娘歷史上一個最大的謎團。這個謎團，和她丈夫不是烏龜，她父親到底是什麼人的謎團一樣地難解。

中國的史學，近年來已經有迅速的進步了。我們希望歷史家有搜尋出真理的一天。

烈士紀念碑

楚西已經有十幾年不回家了，這一次從歐洲回來，富順縣的許多親戚朋友，都準備着要歡迎他。

第一個最熱心要歡迎楚西的人，當然要推教育局的局長王孟椿。王孟椿是楚西的宗兄，是富順縣數一數二的紳董。無論那一位縣知事，無論那一位駐防的軍隊長官，到了富順，馬上就得親候王孟椿，因為王孟椿對本地情形最熟悉，某一位「土老肥」收多少租穀，某一個「夾黃狗」存多少現款，某一個商號，作了那一筆生意，拿了多少錢，他都可以隨口就背出來，所以要籌款催稅，王孟椿是富順縣最重要的人物。

這一次楚西在德國得了化學博士回來，你想德國博士多難得，楚西學的又是軍用化學，回國後政府一定重用的，富順縣出了這樣一個人物，還了得起嗎？王孟椿很堅決地相信，他們的祖墳，是葬好了的，所以人財都很發達。第一個出了他，當了五年公事，賺了二三萬塊錢。去年當教育局長，一年中就拿一萬幾，以後還不知怎樣。現在更好了，又出了一個王楚西，簡直

不得了！他，王孟樁，無論怎樣利害，也不過是「缸鉢裏頭的魚鱖，耍團轉，」王楚西將來就不同了，說不定要作國民政府的兵工廠廠長，就是作軍政部長，想來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他，王孟樁，作一個小縣的教育局長，一年就可以拿一萬幾，王楚西作了國民政府的兵工廠廠長，一年又可以拿多少呢？作了軍政部長，一年又可以拿多少呢？王孟樁簡直不能想像。王楚西要是作了這樣大的事情，拿了這樣多錢，他，王孟樁，又可以沾多少光呢？這真是妙極了！王家的墳山，葬得真好，富順縣的八大名墳，又算什麼？甘墳頂利害的不過出一個甘尙書，他們王家的墳，當然決不會在甘墳之下。

這一次楚西回來，王孟樁當然非大大歡迎不可。

但是要大大歡迎楚西的，除了王孟樁以外，還有許多的人。釜江鎮的鎮長麻公公，自然也是最誠懇不過的。麻公公在富順縣已經當了三十多年的公事，現在可以收三千多租，可惜他家裏發財不發人，只有一個兒子，生下來又是駝背子。因為麻公公有錢有勢，居然替駝背子說了一位美貌媳婦來。沒有當過駝背子老婆的人，其中的苦況，是沒有法子知道的，但是這位年青貌美的女子，進門以後的怨望，是很多人都親耳聽見她講過的。她想兒，又老不生兒，一連三年，沒有消息。到第四年，真奇怪！忽然她生一個兒子，麻公公雖然平素是一個極規矩的人，地方上的人對於他卻有許多的猜度。麻公公沒有法子去停止別人的猜度，因為他把孫兒子當成親生的兒子一般地愛憐撫養。

麻公公是楚西的近鄰，他親眼看見楚西長大的，看見他離家求學，現在又看見他出洋回來了。這一次回來，說不定要作大官。麻公公最疼愛的，就是他十二歲的孫兒。他今年已經六十二了，他的兒子前兩年又死了，現在有他在，自然沒有人敢欺負，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他的孫兒又倚靠何人呢？在這個時候，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去結交幾個有勢力的人物。但是已經有勢力的人物太難交了，惟有將要有勢力的人最容易交，拿這一點來說，楚西當然是麻公公最好歡迎的對象。

還有富順縣中學的校長，也是歡迎楚西一個重要的人物。中學校長的職務，自然是爲地方造人材，但是人材男的也有，女的也有，所以富順中學，依照我們校長的意思，是不應該分男女的，所以他接事的第一步，就是招收女生，但是女生招收了，如果讓她同男學生在一塊兒住，自然是有傷風化的事情。「造就人材可也，有傷風化不可也。」這是我們校長，呈請教育廳呈文中間的名句，兩全的方法，當然只有再辦一個分校。加辦分校，自然不能不增加經費，增加設備，結果富順中學一個學校的校長，變成了兩個學校的校長。女學校的校址，用城隍廟來改修，固然可以不必另外花錢買地皮，廟產變成校產，倒霉的當然也只有和尚。然而修理費卻也可觀。單是門口一堵照牆，稍爲拿來粉飾粉飾，就去了二千塊，廁所又去了一千五百，因爲照教育眼光看來，女人的廁所，是不能不多花錢的。

我們的校長，雖然是在東洋留過學，但是西洋的事體，他也知道得很多。尤其是楚西留學

的德國，是他最佩服的，因為我們校長知道，日本所以稱雄世界是學德國，中國將來要戰勝他德國，也只有學德國，德國自然少不了德國留學生，因此德國留學生一定少不了官做的，德國他佩服，德國留學生他更佩服。楚西回來，我們校長，自然要熱烈歡迎。

此外歡迎會裏邊最有趣味的，當然要推劉團長，劉團長本來不是富順縣的人，但是同楚西從前在成都省立第一中學同過學。那一年楚西考上了官費，劉團長還慷慨地借了五十元路費給他，後來中學鬧風潮，他因為是趕校長的主要人物，政府說他是共產黨，在成都立不住腳，跑去漆軍隊。打了幾次仗，居然升了團長，成了四川一位大軍閥的心腹人。就是因為是心腹人，所以把富順那樣肥美的防區劃給他。他在富順住了兩年，刮了二百多萬，討了八個姨太太，殺了五百多人，中間有一百多是砍頭的，二百多是鎗斃的，十幾個是苦刑拷打死的，還有十幾個，運氣總算好，是劉團長審問的時候生了氣，親自用手鎗打死的。

劉團長是富順縣第一個大人物，是一切軍事政治教育文化的太上皇，被這樣一個人親身用手鎗打死，這當然是很光榮的事情。但是如果劉團長肯親身去歡迎一個人，這一個人，你想想多麼偉大，多麼有面子！所以自從劉團長聽說楚西回富順準備歡迎的消息傳出來以後，富順縣有地位的人，沒有一個不願意加入，連縣長也爭先恐後地報名。

他們的歡迎會已經準備得很有頭緒了。地點在文廟，館子是德昌園，幹事是王孟椿，招待是麻公同中學校長，主席自然不用說是劉團長。

事事都準備好了，楚西卻還沒有回來。這真奇怪！他從重慶來的電報，不是明明說「一二日內就動身返富」嗎？爲什麼現在已經三天還沒有音信呢？

王孟椿他們固然等得不耐煩，楚西家裏的人，等得更着急。

楚西的父親，今年已經七十四歲了。滿清的時候，曾經入過學，中過舉，在地方上管公事也有幾十年，很受一般人的尊重。但是他有一個壞習慣，就是聖賢書上面講的話，他一定要拿來實行，所以經過許多發財的機會他不發。前年他自己經營了三十幾年的綢緞生意，關門大吉。自流井經營的火井，又出了叉，貼了一萬幾。家業因此弄得精光，不但沒有積蓄，還負了七八千塊錢的賬。在楚西要回國的前一年，家裏已經弄得山窮水盡，生活差不多都不能維持了。不管境遇怎樣苦，他的父親卻有一個希望，就是楚西快回來了。楚西是他平素最鍾愛的兒子，讀書作事，都比你強，現在又到外國去受了最新式的教育。只要他一回來，家裏經濟，立刻就有辦法，七八千塊錢賬，算得什麼？李順欽的兒子，從美國回來，中文通信都寫不通，不上一年，就當了參謀長，掙了四五萬。楚西回來，至少比李順欽的兒子強十倍，以後他們家裏，真不知要如何發達呢？這真是他平日爲人公平正直的好處，所以苦盡甘來，老年居然有了這樣一位有出息的兒子。

楚西的父親，在地方上當了三四十年的公事，並沒有掙多少錢，並且平常主張廉潔，不能在公事上拿錢，但是對於楚西要找大錢，他卻認爲是很自然的，很應該的。

如果楚西的父親已經希望他找錢，楚西的母親，更希望他找錢。這幾年來，家運真是太不好了，生意失敗，生計斷絕，連她自己有的一千多塊私房錢，也都拿出來貼家繳去了。楚西還有一個早婚的哥哥，生了六個兒子，兩個剛進中學的弟弟。楚西的母親看見大兒子拖起一家人可憐，小兒子衣服都穿不齊整更可憐。常常都想疼愛他們，但是又沒有錢幫助他們。以前還有些東西拿去當賣，近來一切都光了。除了兒子孫子以外，她還有兩位親姐姐，都是年過六十居孀的人，每人都還有兒媳，但是一個個都一貧如洗，每天吃兩頓稀飯，都辦不到，全靠楚西的母親，不時偷偷摸摸地拿一點東西來接濟她們，她們總可以暫時不至於餓死。所以楚西的母親，整天整日地盼望他回來，因爲他相信楚西一回來，一定會給錢給她，她就可以幫助許多親愛的人。

楚西同宗的人，從前沒有分家的時候，因爲有楚西的父親掙錢，大家都在家裏好吃懶做。後來家境壞了，纔分家，他們都兇惡地強逼楚西的父親，要他交出私存的款項。有一次他們簡直聚起一大羣，到楚西家裏來，說他們沒有飯吃，要楚西的父親，給他飯吃。楚西的父親被他們逼得沒有辦法，只有另外去借了二千多塊錢來分給他們，公項上的欠賬，不用說，自然由楚西的父親一人負擔，但是他們還不服氣，繼續又來吵鬧過多少次。現在聽說楚西要回來了，他

們的態度都變了。前兩天就有么房的成漢大哥，成心二哥從鄉下趕到城裏來住着等，前一天又有大房的成芳三哥，二房的成卿二哥同他的兒子越林超羣，到城裏來坐着等。他們都知道，楚西回來一定帶得有許多銀子，只要恭維得他高興，駱駝身上拔下一根毛，比他們的腿柱子都還大，大財不發，小財總可以發的。

楚西還有兩位舅父，四舅父已經快七十，窮得連飯都沒有吃，偏偏前兩年孤零不慣，還去續了絃，接來了一位潑婦，整天同他鬧架，只有躲在他女兒家去寄食，但是女婿又不喜歡。么舅父是世界上最無用的人，每天除了吃飯睡覺談天而外，任何事都不能作。分家的田地，已經吃光，押了許多次，現在賣了都不够抵賬。這兩位舅父，都希望楚西趕快回來，再不回來，他們簡直只有死了。他們其實也不希望楚西很多的幫助，他們都沒有多大的貪心，只要有個兩三千塊錢，他們也就可以安居樂業了。楚西在德國得了博士，至少總抵得前清中了翰林，一個中國翰林，弄個兩三千塊錢，已經是很容易的事情，何況乎一個洋翰林呢？他們只愁楚西不回來，要回來就有辦法了。

楚西還有一位姐姐，十六歲出嫁，十八歲就居孀，抱着孤兒績蔴紡線，苦苦守了十六年。現在兒子進中學了，沒有錢繳學費，自己分家所得的田地，收租還不够吃飯。她還想替兒子接媳婦，媳婦討來，家裏自然更不够吃，但是她守了十六年，爲的也不過是要接張氏一門的香煙，現在兒子已經十六歲，再不給他說親，萬一有什麼三病兩痛，豈不把她十六年辛苦，通通

拋棄了嗎？親戚們大部分都窮，自己親身的父母也窮，借債週濟，都是沒有路子可走的。她惟一的希望，就是楚西回來，一回來她就可以向他要一筆錢，替她兒子完婚，想來楚西是讀書明理的人，一定會可憐她守節，幫她忙，完成她的志願。

這一些人聽說楚西回來的消息，通通都到城裏來了。楚西的家裏，住不下，連客廳都擺起地舖。人來了，不能不招待，楚西的父親又東拉西扯地去借了一二十幾塊錢，來度過這一個難關。這一個難關，雖然難，但是不幾天就苦盡甘來了。所以楚西的父親看見家裏一大堆人吃飯，心裏固然很着急，同時也感覺一種滿意。

但是一連等了三天，沒有音信到來。怎麼樣？爲什麼不來呢？

三

第四天仍然沒有消息。

第五天的下午，有一乘轎子，從大南門進城，一直抬到後街，在一家門首停下。一位二十四五歲左右的青年，穿一身洋服，走出轎來，在門口端詳一會，問開茶館的伙計道：「這裏是王越清王老太爺的家嗎？」伙計說：「是」，他纔招呼轎夫把行李搬進屋。

進屋裏，看見堂屋內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沒有一點聲音，他大叫，不知道叫誰好。正在遲疑的時候，忽然一位十五六歲的青年走出來，看了他一眼，急忙問道：「你是三哥嗎？」

「你是誰？」

「我是五弟，你不認得了嗎？」

五弟像射箭一般地跑進屋去，一會，一位十三四歲的小孩子跑出來，楚西心裏已料到是六弟。停一會，母親出來了，嫂嫂出來了，隨着一大羣的小孩子，一大羣的親戚，把楚西團團圍住。這一個問他什麼時候在那裏動身，那一個又問他路上受了什麼辛苦沒有？這一個說他比從前胖了許多，那一個又說他紅光滿面正是運氣來的時候。楚西也沒有工夫答應他們，連忙取出錢來，把轎夫打發走了，接着五弟打了洗臉水來，他在行李裏取出手巾來洗臉。

「父親呢？」楚西一面洗臉一面問道。

「到文廟開會去了。」母親答道：「已經派人去告訴他，他一會就回來。」

「父親人好嗎？」

「好。」

「母親你好嗎？」

「好。」

「現在還咳嗽不咳嗽？」

「冬天利害，夏天好一點。」

「那一位小孩子是誰？」

「那是你表姐的兒子，你忘記了嗎？那就是王六！王六！過來！給你三表叔行禮！這個東西，那樣大，還是那樣夾腳夾手的！」

「呵，他就是王六嗎？完全變了。母親，我長變了沒有？」

「變了，要是在街上會見，我都不認識了！」

他們又走進裏邊父母親臥房去坐。屋裏一切的陳設，還是同從前差不多。屋裏邊有兩張大牀，一張是父母睡的，一張就是從前他小的時候同他哥哥睡的。對着牀有兩個黑漆櫃子，楚西從前老喜歡躺在櫃子上看小說，看疲倦，就在上面睡着了，還是他父親把他抱上牀去睡。屋子中間一個大竹椅，楚西的父親一回來就躺在上面休息，現在楚西暫且坐在上面，他前後左右，都圍繞着人。

他大哥回來了。容顏蒼老了許多，進來，問候了楚西幾句，說家裏的人已經望他好幾天了，爲什麼這樣遲纔回來？

「還怕不是嗎？」母親道：「這幾天我們天天都在等，你父親幾晚上都睡不着。」

「因爲在重慶遇着熟朋友，耽擱了幾天。」

二姨媽三姨媽已經得着消息趕過來了。兩人都老了。三姨媽還問候幾句，二姨媽只是呆呆地坐着。一會，么舅四舅，也從茶館回來了。楚西的姐姐也同表姐一齊進來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問這樣問那樣，楚西一樣樣地答覆。親戚朋友們個個都說楚西學問了不起，恐怕從前的

宰相大臣，都趕不上。同他隨便談幾句話，都可以長許多見識，譬如洋人沒有長尾巴，這是的的確確的事情。洋人不吃飯，只在牛身上擠奶來吃，所以他們身上老有一股騷味，這也是以前不知道的事實。英國當然是在歐洲，美國據說隔歐洲也不很遠，只消一兩個鐘頭的火輪車——大概是自流井推鹽水那樣的火輪車——就可以坐到了。

楚西穿的衣服，他們覺得很奇怪，簡直就像外國人。二姨媽進屋來就沒有講過半句話，說到這個問題，她忽然發表意見，說楚西不但衣服像外國人，連面貌都長得有點像外國人。大家一時闕堂大笑，二姨媽生了氣，再也不講話了。

人叢中有一個老媽子，說她從前就說三老爺將來要作大官，今天果然作了大官，可見得她有眼力。楚西問她是誰，三姨媽說：「這就是從前喂你奶的的姜奶媽，你不認識了嗎？」楚西仔細看了一眼，果然是姜奶媽，但是事隔多年，印象已經很模糊了。

到五六點鐘的時候，楚西的父親纔回來。楚西從小起就佩服他的父親，因為他父親爲人，公平正直，對人最肯幫忙。楚西對於母親，是很愛的，但是對於父親，除愛以外，還能够尊敬。楚西離家十多年，母親的印象在他腦子中，總是模糊的，父親的印象，卻時時刻刻，都是很鮮明的。

他父親精神還是很矍鑠，但是牙齒落完，嘴變扁了，頭髮全白了，面貌也變慈祥，不像從前那樣威嚴了。他進門看見楚西，老眼立刻覺着一股熱淚，要流出來，他連忙忍住。問楚西

路上好不好，爲什麼遲了這樣幾天纔回來。他又回頭笑對楚西的母親道：「樣子全變了，我要在街上會見，我也不敢叫他了！」

要吃晚飯的時候，親友們都散去了。晚飯後只剩下楚西自己一家人。一盞半明不暗的清油燈，大大小小參差不齊地坐着，個個柔聲溫語地談話，這一種家庭間融融洩洩的快樂，是楚西十多年來，都沒有經歷過的了。他此時覺着非常快樂，只是看見父親母親年齡老邁，自己出外十多年，讓他們想望，此刻回來，又不能在家久住，不免有點心酸。

他們一直談到十二點，纔去睡覺。楚西的母親，跟着他進臥房，悄悄地問他道：「楚西，你這一次帶了多少錢回來？」楚西答道：「只有二百多塊錢。」母親說：「真的沒有多的嗎？」楚西驚問道：「母親，你不相信我嗎？我剛讀書回來，還沒有作事，那裏會有許多錢？就是這一點錢，我都很容易省下來，預備將來作路費出川的呢？」

楚西的母親，聽見這一番話，注視楚西的眼睛，知道他講的話是真的，一時不免傷心痛哭起來。楚西大驚失色，連忙問母親什麼事。他母親沒有法子，只好把這幾年家中窮困的情形，對於他的希望，和盤告訴他，囑咐他明天對父親講話，萬萬不可以把真實情形講出，因爲他父親現在惟一的希望就是他，如果這一點希望斷絕，七十四歲的人，說不定要發生什麼事情。

楚西什麼都答應了。說了許多寬慰母親的話，母親終於破涕爲笑，高高興興去睡覺了。這一夜，楚西眼睜睜的，一直到天明。

四

第二天早上楚西因爲一夜沒有睡覺，此時到朦朧睡去了。忽然他感覺牀前有移動的聲音，驚醒一看，他的母親坐在他的牀前，低頭注視他。

「我把你鬧醒了嗎？」母親問道。

「沒有。我本來就要醒的。」楚西答道。

「你昨晚睡好了沒有？」

「很好。現在什麼時候了？」

楚西把桌上的錶拿來看，已經十點五分，他連忙起來，盥洗完了，到他父親房裏去，他父親很喜歡地同他談話。

「我今天一早，」楚西的父親道：「就到西湖邊建新文藝社去吃早茶，會着好些熟人，他們聽說你回來了，都要來拜訪你。還有孟椿他們，還要開歡迎會來歡迎你呢！」

「那就可以不必了！」

「反正是他們一番好意。」

「什麼時候？」

「聽說是明天午飯，在文廟。」

楚西也不講話，用完了早餐，出去拜訪幾位親友。他從受業學古文的蕭先生，現在眼睛已經瞎了。眼睛瞎的原因，是因爲他惟一的兒子去當共產黨，被政府捉來砍頭。臨刑的時候，神色不變，當着衆人演說。蕭先生天天哭他兒子，雙目失明，書也不教了。楚西是蕭先生從前最得意的學生，這次楚西去拜訪他，他歡喜已極，楚西看見他窮得可憐，拿了十塊錢送他。

他又去拜訪他幾位親友，比蕭先生還窮得更可憐，已經秋天了，小孩子的身上還沒有一件夾衣服，簡直等於叫化子。他的三姨媽病了，躺在牀上，心裏難受得狂叫，楚西看見她六十幾歲的人，那樣受苦，更想起他從前小的時候，三姨媽怎樣撫養他，不覺心如刀割，連忙去替她請醫生，臨行時又送她五塊錢作爲醫藥費。此外還有的幾家，情形也很淒慘，個個都到了生活的絕境，楚西似乎是惟一的救星。楚西心裏太難過的時候，只好送他們錢，有的三塊，有的二塊，有的一塊，這樣一早上，一下午，他就花了五十多元！

晚飯後，他母親把他拉在旁邊，悄悄地告訴他，叫他趕快給一百塊與父親，因爲家中連買米的錢都沒有了，還有些短賬，有二三十塊錢，也不能馬上還。楚西點頭答應，回房裏在箱子裏取出一百塊錢，交與父親，父親問他自己用不用，他說不用，並且他還寫信與南京一位朋友，叫他匯錢來，大概不久就可以到，他父親聽說，纔放了心。

夜深了，楚西請父母安息，一個人回房，對着一盞黯黯的燈，出了半天神。

他不由自主地，脫衣服，要上牀睡覺，但是他忽然轉念，把衣服重新扣好，把箱子打開，

取出紙筆來寫信。

他寫信到上海給他一位朋友，託他們趕快替他謀事。最後他提筆要寫信給他的德國夫人，同他三歲的小孩子，他不敢寫，他不忍寫。他知道，他如果把家裏一切情形告訴她，她一定會替他着急。她已經又有三個月的身孕了，要急出病來，怎麼辦呢？他只怨他家裏的人，爲什麼不把家裏經濟情形，早點告訴他。他那時在德國，手裏還有三千多塊錢，一次意大利旅行，就花光了，要早點告訴，豈不都省起來了嗎？現在怎麼辦？手中只剩八十幾塊錢，這一點錢够什麼，連出川的路費都不够。他的妻子現在住在朋友家裏，雖然一時不愁生活，但是也得趕快想辦法，而且目前零用錢至少不能不匯給她。走的時候，他纔給了她三十塊錢，現在想來早完了。他不敢告訴他父母，他已經同一位德國女子結了婚，因爲他知道他父母一定不贊成，要生氣。但是告訴不告訴，都還是小事，目前他自己的小家庭，卻不能不要錢供養。小家庭要錢，大家庭更要錢。今天他父親已經同他談到債務的事情了。他父親說他一生公平正直，在地方上當了幾十年的公事，從來沒有昧過良心，這幾千塊錢的債，如果不還清，他認爲是他一生的污點，就死了他也不瞑目。以後他的生活，無論怎樣簡單痛苦，他都可以過，但是賬必須要想法子還。楚西的父親說到這裏，眼眶都紅了，楚西連忙安慰他，說現在他回來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這一點債，算什麼，頂多不過兩三年工夫。楚西又說了許多有希望的話，他父親纔又高興起來。

楚西正在凝思的時候，門上忽然有推門的聲音，他的六弟走進來。楚西正要驚問，他六弟連忙說道：「三哥！我來告訴你，我是要讀書的，今天我聽見你同父親談話，父親說讀書沒有用處，要叫我同五哥去學生意。我想，三哥你一定不贊成！我不願意學生意，我有三個理由：「你有三個什麼理由呢？」楚西看見他小弟弟那樣嚴重的樣子，不免笑問他。

「第一：我們王家是富順很有面子的人。」六弟道：「如果我們去學生意，給別人當『學徒哇』，人家不笑我們嗎？第二：人生在世，應該建功立業，作一番大事情，學了生意，還能够建功立業嗎？第三——第三——」

六弟好像把預備好的第三個理由忘去了。

「第三又是什麼呢？」楚西問道。

「不管牠怎麼樣，」六弟道：「我決不願意學生意。三哥，你現在回來了——對了，這就是我第三個理由。三哥，你回來，你看地方上的人，多尊敬你。你好意思讓你的親弟弟去當『學徒哇』嗎？你忍心嗎？我——我一輩子——」

六弟說得傷心，哭起來了。

「六弟，不要哭，」楚西安慰他道：「學生意的事情，不過順便談到，並沒有決定，你何必傷心呢？我總之盡力替你想辦法，讓你讀書好了，可是你讀書要用心。」

「我一定用心，我以後也不打球了，也不玩了，我一天到晚讀書。」

「打球也要打，不過不要過多就是了。」

「三哥，你答應我了？我不學生意，我要讀書！」

「對了，我答應你。」

六弟纔高高興興地走出去了。

第二天清早，楚西還睡在牀上，他的姐姐，就到他牀邊，守着他哭，楚西驚問她什麼事情，她只是哭，不講。楚西說了多少好話，說有什麼爲難的事情，他一定幫忙，她纔止淚，把要替她十六歲的兒子結婚的話講出來，楚西說，兒子纔十六歲，還沒有成年，何必這樣急，他姐姐想起傷心又大哭起來，楚西拿着真沒有辦法。等了好一會，他姐姐不哭了，翻來覆去，講了許多大道理出來，楚西也不敢同她再辯，只有贊成她的主張，但是贊成就得要幫忙，幫忙就得要出錢，這一筆錢，又在那裏去拿呢？

「以後的話，以後再說罷。」

楚西心裏只好這樣想，立刻答應幫他姐姐的忙，他姐姐看見他答應纔高興了。

「我的錢至遲明年春天一定要呵！」他姐姐囑咐道。

「當然，到那時我一定想辦法。」

早飯後么舅四舅都找他談話，兩人都不同地要向他借一千塊錢，楚西說沒有，他們都不相信，再三地訴苦。到後來楚西被他們逼得快瘋狂了，只好滿口答應，好打發他們走，但是

他們還不願意走，還要在他家吃午飯。

五

十二點鐘的時候，歡迎會的人已經派人來催了兩次，楚西的父親說太遲了去不好，楚西立刻換了衣服去。

歡迎會在文廟的東廳，楚西一進去，就看見裏面坐滿了的人。這些人看見楚西進來，都歡呼拍掌。王孟椿麻么公中學校長都爭先恐後地來迎接着他，接着其他的人又都盪擁過來親熱他，楚西真是應接不暇。還是王孟椿有見識，一隻手排開衆人，一隻手扶着楚西的背，請他「升炕」，楚西還要推辭，王孟椿同麻么公不由分說，把他推上炕去。

楚西一個人在炕上坐着，覺着怪難於爲情的。接着用人獻上蓋碗茶，王孟椿還走近前，把蓋子揭開，再用蓋子在茶碗裏趕一趕，說了一聲「請茶！」楚西連說：「不敢當！不敢當！」王孟椿連說：「這算什麼！這算什麼！」

「王博士是幾時到的？」中學校長故意問道。

「是前天晚上。」楚西答道。

「王博士在德國多年了？」

「有八年光景。我是先到美國讀了五年，然後轉到德國的。」

「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德國那些地方，想來比中國好罷。」

「不知道從那一方面說？」

「隨便從那一方面說罷。」

「從一般人民生活方面來說，當然比中國好得多。他們每個人至少都有衣穿飯吃，中國卻到處都是災民。」

「不錯！不錯！我在日本的時候，他們也是這樣對我講的。」

「王博士好多年沒有回富順了罷？」西城團總張又成恭敬地問道。

「有十幾年了。」

「王博士還記不記得，從前小的時候，常常到我的綢緞舖來，我請王博士背書給我聽，王博士那時纔七歲，爾雅都會背了。」

「你就是我們對門開綢緞舖的張又成先生嗎？」

「對了。」

「你的綢緞舖搬家了嗎？」

「不開了。現在我住家在西湖尾上，改天請王博士到我家裏來談天。王博士從前小的時候，我就說王博士將來要作大人物，現在果然當大人物了，我今天再見王博士，我真是三生有幸！」

「那些客氣話不用說了，改天我一定到你家來拜訪。」

「不——不——不敢！不敢！我怎麼敢當得起王博士拜訪二字，只要王博士肯光臨，那真是三生有幸了。」

張又成還想講幾個「三生有幸」，歪鼻子劉正廷一句話接過去問道：「王博士，聽說德國的飛機可以飄洋過海，真的嗎？」

「飄洋過海嗎？你說是長途飛行，是不是？」

「對了，對了，就是我的意思。」

「現在還不十分普遍，不過能够飛行的人已經很多了。前幾年有一個美國人第一次單獨飛過大西洋，以後漸漸多，現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有人在試飛。」

「王博士坐過飛機沒有？」

「還是從柏林到巴黎坐過一次。」

「坐飛機想來很舒服罷！」

「舒服不見得，不過很快。」

「我的大兒子，現在正在發明飛機。」

「真的嗎？」楚西驚問道。

「還怕不真，他一天到晚都拿起竹條子皮紙在作飛機，晚上睡夢裏都在想飛機。他說他不

久就要發明飛機。」

「他有多大年紀了？」

「今年七歲。將來還望王博士照應照應。」

楚西忍不住要笑出來。又聽見一個人問道：「聽說王博士已經接了南京兵工廠廠長的事，的確嗎？」

「沒有這回事。」

「王博士太客氣了。我們到處都聽見說，難道還不的確嗎？」

「的確沒有這回事。」

「我不信！」

黃鬍子一定不相信，楚西自然也沒有法子分辯。正在這個時候，縣長到了。縣長姓章，名雨珊，是仁壽縣的人，約莫有四十六年歲，到富順以後，最受一般人民稱道的，就是勦匪很得力，如果不是他幾次籌款，把地方刮得太厲害，他雖然抽大煙，地方上的人也不能不稱讚他是一位能員。

縣長進來，王孟椿立刻就拉了楚西去替他介紹，章縣長對楚西一鞠躬，楚西還禮不迭。王孟椿請縣長升炕，楚西讓他坐左邊，他不肯，仍然讓楚西保持原座。

楚西同縣長對坐了兩三分鐘，彼此都沒有話說，大家因為縣長來了，也不敢講話，都靜靜

地，想聽他們兩人講。楚西坐在那裏，感覺渾身四體都不舒服，再隔一會，他再也受不了，隨便找一句話問道：

「縣長公務很忙罷？」

「還不算忙。」

「聽說縣長的貴縣是仁壽嗎？」

「是的。」

「我從前在美國哈佛大學有一位同學叫康選文，也是仁壽人，縣長認識嗎？」

「當然認識，他就是我的表弟。」

這一個關係找着，兩人就不愁沒有話講，縣長聽說他的表弟同王博士有這樣親密的關係，當時也就興高采烈，講了一大堆關於康選文的事情，連康選文小的時候喜歡吃炒蠶豆下黃糖的故事，都沒有遺漏。楚西也不知不覺把康選文留美時一切生活，也詳悉地講，連同房東太太女兒開玩笑，引起一場是非的故事，也講出來。縣長熱心講康選文，是圖結交；楚西熱心講康選文，是愁沒有話說；旁邊的人，熱心聽康選文，是想向縣長王博士討好。結果康選文的故事，居然在整整一小時裏，成了滿座談話的中心。

現在已經二點過了，劉團長還沒有來，王孟椿叫廚子開了一次點心。又等了一點多鐘，楚西藉開點心的機會，把坐位移動，同其他一些人談話，但是個個談話，都差不多，問許多不必

問的問題，說許多卑鄙下流的希望，甚至於還有兩位，公然不客氣地向他借錢。楚西此時失悔，不應該來受這種活罪。他想逃，他又不能逃，頭脹得要裂。

好不容易等到四點鐘，劉團長統帶了八個馬弁氣昂昂地走進來。楚西走上前去同他招呼，劉團長歡呼地同楚西握手。此時縣長連忙把炕上的坐位讓給劉團長，劉團長頭也不回就坐下了。劉團長說他很高興再見楚西，兩人談了好些別後的事情。最末劉團長說他有一件很緊要的事情，要同楚西商量，請楚西明天一早到團部裏去，楚西雖然不知道什麼事情，也只好答應了。

六

歡迎會到八點鐘纔完，楚西回到家裏就躺在牀上。他母親問他有什麼病，他說沒有什麼，只是太疲倦了，想休息一會。

他躺在牀上，前思後想，不知道如何是好，要睡睡不着，要起來又沒有精神。

「我現在只要有幾萬塊錢就好了！」

六弟拿了兩封信進來，一封是他妻子寄來的，說是朋友現在要搬家回安徽去，叫楚西趕快匯錢去接濟她。還有一封是南京軍政部一位朋友寄來，說託他的事，他已經到處奔走，仍然沒有頭緒，只有軍政部有一個科員的缺，但是薪水太少，恐怕不够楚西維持生活。但是要找更好的事，只有等楚西出來，看又有什麼機會沒有？

楚西讀完信，默默地半天不講話。一會，頭昏昏的，屋裏樣樣東西都搖動旋轉起來，他不能再看，用雙手蒙住眼睛，倒在牀上。

楚西的母親進房來了，問他現在還疲倦不疲倦？他說還是很疲倦，並且頭還有點痛。楚西的母親說一定着了涼，頂好燒薑來擦。她立刻出去燒薑去了。停一些時候，她轉來，坐在牀邊，用燒了的薑，替楚西擦頭，楚西果然覺得好一點。

「三姨媽今天病得更厲害了。」母親一面擦一面說道。

「早上不是說好一點了嗎？」

「早上好，下午又厲害了。真可憐！你想她平常連稀飯都只有一頓吃，怎麼不病？又是六十幾歲的人！」

「她的女婿，不能養活她嗎？」

「不要提起她的女婿了。前年替徐師長辦軍火，賺了幾萬塊錢，一個錢也不給他妻子，去討了三個姨太太，還要打花牌，不上半年，花得一文不剩。徐師長委他軍需長，他又侵吞公款，被徐師長查出來，要拿去鎗斃，還是三姨媽那時同徐師長的母親有來往，去下跪哀求，徐師長纔放了他。現在飯碗打掉了，在街上當『河二流』，他自己沒有衣裳飯吃，妻子兒女，還要跟着三姨媽，他還有什麼能力來養他丈母娘？」

「二姨媽現在怎麼樣？」

「還不是沒有飯吃。」

「鄒姨爹從前死的時候，家裏還有錢呢？」

「都被她兒子花光了。現在也像三姨媽的女婿，流落在街上，活像一個叫化子！」

「真糟糕！」

「楚西你有什麼辦法沒有？我知道你現在沒有多少錢，將來你出去作事以後，應該替她們兩人多少想個辦法。她們是我的親姐姐，我看見她們餓死，我心裏過得去嗎？從前你小的時候，三姨媽帶過你多少。我那時常常生病，盡是三姨媽抱你，晚上帶着你一個牀睡覺，每天晚上都要醒好幾次，怕你把被窩蹬開。二姨媽人固然老實，不中用，但是鄒姨爹從前對你總算好呢。你自己總知道。」

「我當然知道。」

「那麼你不替她們想辦法嗎？」

「當然要想。但是要我想辦法的人太多了！」

「你盡力就是了。」

「這個力真不好盡！」

母親談一會出去了。

楚西騎一會，再到父親房裏去坐一坐，略略講講今天歡迎會的事情。楚西的父親很快樂，

楚西自然不敢說什麼話來破壞他的快樂。

大家快快樂樂地談到十一點鐘，楚西纔回到寢室。

那一天晚上，楚西又是一夜不眠。

七

早餐後他到團部裏去。劉團長請他到寢室，把門關了，說有件事體要拜託他。楚西問是什麼事情，劉團長說這件事情，非常要緊，非楚西去辦不可，務必要楚西看在從前同窗情分上，幫這一次忙。楚西說幫忙不成問題，劉團長高興，立刻把實話告訴他。

劉團長告訴楚西，四川內戰快要爆發了，至遲在明春一定要開火。一旦開仗，軍火當然是最重要的東西。劉團長是四川某大軍閥的心腹人，如果某大軍閥一倒，他的生命財產，也要同歸於盡。現在是生死關頭，他不能不努力。他已託人到上海買軍火去了，上海有一羣德國商人，專門替中國販運軍火。劉團長覺得他已經派去這幾個人，都不得力，因為他們不通德國語言，同德國人交涉，自然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並且他們對於這一次要買的最新式的軍火，都不十分懂得，將來買起來，也許鬧錯，也許吃虧。劉團長認為楚西是最適當不過的人，因為楚西是德國留學生，又是專門學軍用化學，對於新式軍械，當然內行。

楚西聽了，半晌不能講話。

劉團長看見楚西遲疑，又婉勸一番。說他本來知道楚西不願意作這件事情。楚西操了這樣的學問回來，要作旁的大事情，自然很容易，作這件事情，未免下賤了他。但是現在正是最緊要的時候，如果楚西不幫他的忙，他就沒有辦法了。他同楚西，在成都住中學的時候，就是很要好的朋友。現在他到了危急的時候，希望楚西不要拋棄了他。

「依你說來，」楚西道：「你要叫我作的事情，只是在上海替你去向德國人交涉購買軍火，是不是？」

「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劉團長道：「不過買好以後，還得要設法運回四川。」

「這個我可不能效力。」

「這個也用不着你十分操心，沿途海關卡子，我們都有接洽，絕對不會出什麼事情。只請你沿途照料照料，同着一塊兒回來，將來軍火到時，還要請你指導演習。」

「這樣遠的路程，中間不怕發生事情嗎？如果有人扣留，怎麼辦？」

「你放心，我已經說過了，沿途我們都有接洽，萬無一失。」

「我明天回你的話，行嗎？」

「這件事情，緊急得很，我們已經沒有多少工夫了。我請求你立刻答應我。今天你回家去佈置家務，明天我派兩個人同你一同起身，這裏有一千塊錢，你可以暫爲拿去作安家費。事情完了，當然少不了你的報酬。只要作得好，兩萬塊錢，是不成問題的。」

「好罷，我答應你！」

「謝謝！」

劉團長快樂地同楚西握手，把一卷鈔票遞給他。楚西接來放在身上，立刻告辭回家，回家去對父親母親說，有很緊要的事情，要明天動身到上海，父母親問他什麼事情，他說南京有電報來，叫他立刻去就事。電報是從劉團長轉來的，上面並沒有講什麼事，但是非立刻去不可。他給了父親五百塊錢，作為這幾個月的家繳，又悄悄地給母親三百塊錢，叫她自己作零用，還有一百塊錢，叫她拿來調濟窮得沒有飯吃的親友。

一切佈置好了。晚飯後一家人團聚地坐在燈前，楚西的父母看見他剛回來，立刻又要走，自然是捨不得，但是看見一回來就能够給他們這樣多錢，想到以後，家業一定發達，心裏也很快樂。

第二天早上，楚西同劉團長兩個親信人，一同上路去了。

他去後不上三個月，果然平平安安地一批新式的軍械，給劉團長辦回來，劉團長十分得意，給了兩萬塊錢與他。楚西父親的賬還了，買了兩段地方，兄弟弟弟親戚戚個個都沾了光，個個都說楚西有出息。

隔不些時候，劉團長告訴楚西，說他們的領袖決心要買一大批軍火，請楚西去辦。這一次如果成功，將來內戰，他們一定勝利的。楚西如替他們的領袖把這件事情辦好，可得五萬元的

報酬，以後川局改變，楚西還可得最重要的位置。楚西此時當然不能推辭，並且也不願意推辭，滿口答應，第二天早上，他又同劉團長的兩位親信人，動身到上海去了。

兩個月以後，一切都妥當了。但是船過萬縣的時候，不知道怎麼樣被人走漏了風聲，被他們領袖的對頭，派了一營人事先就到了萬縣；船一到立刻就將軍火扣留，楚西同其他四位採買軍火的人，也逮捕回重慶去。

回到重慶，經過嚴厲的審問，他們起初不講，後來用夾棍軟板橈這些刑具來威嚇，他們通通講出來了。他們領袖的對頭，聽說對方在這樣預備推倒他，也就想先下手為強，一個星期以後，四川的內戰，立刻爆發。

同楚西辦軍火的人，都拿去鎗斃了。只有楚西，因為知道他是一位學軍用化學的專門人材，對他特別客氣，把他留下，給了他一個高等顧問的位置。

川戰爆發以後，楚西成了重要的人物，處處都少不了他去訓練監督軍士們用新式軍械。頭幾次出其不意，一連打了好幾個勝仗。但是後來對方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也拚命反攻。因為反攻太厲害，這方的軍隊，不能支持，只要連夜地總退卻。

楚西那時正在前線一處團部裏指揮。因為退得太快了，來不及，他同一位團長，被後面的軍隊追上，見面就是幾鎗，連喊叫呻吟的聲音都沒有，就完事了。

繼續又是四個多月的戰爭，殺來殺去，把人民殺得十室九空，結果劉團長的領袖失敗，率

領不上二萬人退到川邊去了。劉團長還算見機，看見事情不對，早就掉頭，川局平定以後，他仍繼續當他的團長。

楚西陣亡的消息，經了半年以後，纔從一位認識楚西的同事，順便帶到他家裏來。他父母兄弟一家人聽了，說不盡的悲傷。但是他們家裏現在有的是錢，楚西雖然死了，似乎也不十分重要。

又隔兩年，劉團長又奉命來駐富順了。他想起從前同楚西一段的交情，又想到楚西丟了性命，始終還是因爲他。「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想起他也有點難受。

他請他幕府裏邊一位「帶筆從戎」的文人，作了一篇富有桐城風味的碑文，說楚西如何地爲國爲民，戰死沙場，在公園的門首，立了一個很莊嚴雄偉的「烈士」紀念碑。

凡是逛公園的人，都稱讚王家有福氣，出了這樣一位光宗耀祖的人物。

王孟椿更時常驕傲地對人說，他們王家的墳山的確葬得好，所以纔有楚西這樣的人出來。將來說不定，他自己的兒子，也會像楚西那樣到外國去留學，回來作大官，替他掙幾十萬呢！

巴爾先生

房東太太今天早上告訴我，說巴爾先生要來，巴爾先生究竟是誰呢？

十二點鐘下了課，急急忙忙跑回來看巴爾先生，但是一進屋一點聲音也聽不見。客廳裏的鋼琴，靜悄悄地立着，灰色的大貓，沈沈地睡在沙發上，我把他的頭搖了兩搖，他連眼也不張，立刻又熟睡了。我此刻纔覺得家裏沒有一個人，大概房東一家人都出去了。

進廚房去把早上剩下的麵條加上一點白菜煮來吃了，再吃一個又大又紅的橘子。回到屋裏，躺在牀上，想睡一會，但是沒有一點睡意，心裏老不斷地想：巴爾先生，究竟是誰呢？

一會兒聽見門響，趕快跑下樓去看，原來是瞎子回來了。瞎子是房東太太的大兒子，在學校裏長期修理鋼琴。

「保羅，你母親同你弟弟到那兒去了？」我迎着向他道。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到克利弗蘭得接巴爾先生去了。」

「巴爾先生是誰？」

「巴爾先生你都不知道嗎？」

保羅說着把外套脫了，我替他接過手杖，放在屋角。我再把擋路的椅子移開，讓他走過來。他一直就去打開無線電收音機，我知道收音機是他的性命，星期六星期日早上要想多睡一會，被他鬧醒，已經不知道多少次了。

「陳先生，今天早上有沒有什麼好音樂？」他一面對準地方一面問。

「我今天整早上都在上課，從十二點回來，到現在我還沒有聽過呢。」

他湊巧得着波士頓的銅樂隊，震天的聲音，把什麼談話都打斷。他自己本來善忘，剛纔我問的問題，他早已不記得了。

我看見他聽得那樣入神，我覺得他的生活太痛苦了。只消想：一個人看不見東西，一天到晚不作工就只有坐在家裏，不能隨便出去玩，這是多麼難受的事情？現在他正從音樂得一點快活，我怎麼忍心去攪擾他？我把懷裏的錶掏出來一看，已經一點過了。我記着圖書館參考書須得早去纔能得着，我馬上上樓去穿好外套，拿上書，預備要走。

沙發上的灰色大貓，還在熟睡，我忍不住又去摸弄他，他不高興極了，睜開眼睛看我一眼，眼裏充滿了睡意，我一放手，他又沉沉地熟睡。

我一面走到圖書館，心裏一面想：巴爾先生究竟是誰呢？

進圖書館去，已經一點半，架上參考書，早已無影無蹤，這一急非同小可！今天下午不

看，明天月考怎麼辦呢？四圍一看，圖書館靜靜地只有三四個人。在極遠的東邊，一位同班最喜歡笑的女學生拿着一本書正在努力地看，好像恨不得一口吞下去的樣子，我心裏明白，一定是她先拿去了。我沒有法子，只有到她面前，同她商量，請她看完以後給我。她笑嘻嘻地答應，說只有二十頁，半個鐘頭，就可以完，看完了她一定給我。我很高興，表示感謝她，她不講話，斜着眼向我笑一笑，把我到弄得有點不好意思，一轉身就離開她。

因為要等着看書，所以在圖書館架上隨便拿一兩本書來翻看。中間有一本是講拳術的，裏面有好些像片，都是有名的拳師，一個個筋脈脹，魁梧奇偉。忽然有一張像片下面註的名字是「巴爾先生！」

我趕快讀下去，書上講他是一位有名的拳術家，一九〇〇年在倫敦得全世界拳術比賽的錦標。說他是英國利物浦人。

我想：難道我要見的就是這一位巴爾先生嗎？

21

看完參考書，出圖書館，已經五點過了。回家去，剛上階簷就聽見裏面滿屋的人聲。進門去，我的房東太太就叫道：「陳先生回來了，陳先生，來，來會巴爾先生！」

我此時纔留心，看見一個魁偉的大漢，坐在沙發上，但是已經有半百年紀了。我同他握

手，他很和藹地講兩句客氣話，但是我卻聽不清楚。房東太太接着告訴我巴爾先生是英國生長

的，我纔明白，他講的是道地英國話。

我同他講了幾句話以後，接着就是其他的人同他講話，我只坐在旁邊聽。

巴爾先生的談興很高，不過老實說，他確乎不是一個長於講話的人。不單是音調不容易懂，講起來也沒有什麼條理。他想着什麼就講什麼，一會是倫敦，一會是紐約，一會是一九〇〇年的拳術比賽，一會又是克利弗蘭得的銀行搶劫。你如果不留心，往往要把紐約的事情弄到倫敦，拳術比賽弄成銀行搶劫。

不過這些都是沒有關係的事情，只消巴爾先生揮舞着他斗大的拳頭，提起十足的精神，露出射人而和藹的眼光，他的字字句句就充滿了生氣，聽的人也就不知不覺地入神。

我不知道其餘的心理如何，我當時確乎覺得巴爾先生有一種神祕的力量，他的一舉一動，一談一笑，都使人感覺着世界上真正有生命這件東西。

巴爾先生今年已經五十三歲了。他還不願意留鬍子，然而頭頂的大部分已經光了。膀膊雖然還不少氣力，然而少年的氣力，早成過去了。骨格仍然一樣地魁偉，然而筋肉已消去不少了。巴爾先生已經不是圖書館書上像片一樣的人，巴爾先生鐵打的身材，也當不着時間的鎔化。

但是時間可以鎔化巴爾先生的身體，時間不能鎔化巴爾先生的精神。三十年前的巴爾先

生，在倫敦打完了拳，捧着五尺長的金字銀牌，受着千萬人的歡呼喝彩。三十年後的巴爾先生在阿柏林一間小屋，高談闊論，仍然一樣令幾個聽衆驚心動目。

時間，真是一個奇怪的東西，人，更是一個奇怪的東西。歷史上多少英雄，豪傑，美女，詩人，通通經不起時間的淘汰，一個個地消滅了。然而階下的楚歌，塞外的寒月，潯陽江頭的琵琶婦，高歌縱酒的李青蓮，卻永遠在人們的心坎。

使我心裏稍爲感覺不安的，就是巴爾先生精神雖然好，講話時卻不斷地要咳嗽，有時竟自咳到兩三分鐘。剛聽到他講得痛快淋漓的時候，忽然接着一陣咳嗽，使聽者不免把他的過去同他的現在相比，這其間又含有一種悲哀的滋味了。

機械般地上課下課，日考月考，世界上時間過得最快的地方，莫過於美國的大學生活了。在一個美國大學裏讀書，使你只感覺四圍都是川流不息地活動，自己也不知不覺地隨着大家進行。你沒有時間多想，你沒有時間徘徊。有課的時候，你忙功課，無課的時候，你忙着消遣。你自己不覺得你是一個人，你只覺得你是一個一刻不停的機器。

春假轉瞬就到了。

在春假前我就聽說巴爾先生的咳病很厲害，房東太太已經去看過他一次，現在他們又要去

了。他們問我去不去？好在汽車裏加上我也不多，我也就隨着去。

巴爾先生果然消瘦了許多。身材還是一樣地魁偉，談興還是一樣地高，精神也一樣地好，不過咳嗽越是多，咳嗽的時間也越是長。他看見我們來，高興極了，同我熱烈地握手，請我坐，請我抽煙。我告訴他不抽，他又問我喜不喜歡聽留聲機，我說喜歡，他馬上就選幾張片子給我聽。

我口裏不好說，他選的片子，沒有一張中我的意，差不多盡是一些戲臺小丑開玩笑的，我聽了一點不懂，不過巴爾先生的一番熱誠，無論誰也不能不感動的。

忽然我想起巴爾先生的大銀牌，我請他給我看，他也很高興，立刻叫他的兒子領我上樓去看。

他兒子把布套解開，電燈弄燃，一塊五尺長的金字銀牌，就在眼前。銀牌的金字，鐫得有年月及巴爾先生的名字。

我想：這就是巴爾先生的少年嗎？這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嗎？時間就是這樣地消逝嗎？我們再也不能把牠挽回嗎？再三十年後，我也會同巴爾先生一樣地年紀嗎？我現在就有天大的成就，三十年後，也不過只贖一番的回憶嗎？呵，少年，生命，英雄，美人，歌，舞，酒；老，病，死，——就是這樣一幕一幕地過去嗎？

當我下樓時，我心裏充滿了深深地感觸，但是一同巴爾先生談話，我的心理又完全變過來

了。巴爾先生似乎是生命的象徵，無論他身體怎麼樣頹壞，只要有了他在你面前，對你談話，你決不會感覺到生命的幻滅的。雖然他不斷地告訴我：「陳先生，我現在也活不了幾天了！」尤其是在他剛咳完後，這幾個字，滿含着射人心深處的悲哀。但是巴爾先生少年的豪氣，是永遠也不向命運低頭的。他知道死，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死，他仍然提起全副的精神來生活，他談笑舉動，處處都貫注了他全部的靈魂。巴爾先生，始終是一個健者！

四

美國禁酒不過是一個名，無論什麼地方，你都可以得酒吃。晚餐的時候，巴爾先生吃酒了，吃了酒，巴爾先生的談話越多，越是有精神。

「陳先生，」巴爾先生一口氣喝完一杯酒講道：「我現在也活不了幾天了！不過這沒有什麼關係，一個人早遲是要死的，活得長又有多大用處？一個人不要活得長，只要活得痛快……痛快……我是講只要活得痛快，死了也值得的。」

巴爾先生說得高興，又喝一口酒。

「三十年前我在倫敦，那個時候的生活，真是再痛快也沒有了。咱們比賽一共四十個人，全世界，四十個人。咱們一個個地打，一個個地來，最後一天，我居然勝了。——我去年到紐約，看見他們打拳，他們那裏打的是拳，要是我退轉三十年，怕不一拳打翻了他？——是的，

倫敦的生活真不錯！錢，我是有的，氣力，我是有的，酒量，我是有的，我的管事，老不讓我吃酒，我不理他，不過他再三勸，我纔答應比賽前一個月不吃，後來實在熬不住，還是偷着吃了兩次呢！哈，哈，真痛快！」

巴爾先生說得高興，再喝一口。

「倫敦的女孩子，真漂亮！打完拳那一天，不知道多少女子來同我握手，有十幾個同我接吻——但是這不算什麼。當天晚上，咱們開一個大跳舞會，四十個拳師全到場，每人有一個女孩子。那一天晚上，一直跳到天亮！也就是那一天晚上，我同我的妻子第一次認識。」

「第二天我又去找她，繼續玩了一個多月，我們訂婚，再兩個月，我們結婚了。那個時候，真痛快！我有的是錢，有的是朋友，現在我又有妻子了。我帶着她去旅行，到歐洲，巴黎，柏林，羅馬，各處重要的地方都走遍了。我每到一處，都受許多人的歡迎，我妻子的身上，戴滿了金珠寶石。她柔順得像一隻小羊一般。——真妙！真妙！真痛快！」

巴爾先生忍不住又喝一口，一大杯酒，一滴也不剩了。

「陳先生，你知道後來怎麼樣嗎？」

「怎麼樣？不是很快活嗎？」

「她跑了！」

「誰跑了？」

「我的妻子！」

「你的妻子！」

「對了。那時候，我們正轉來在巴黎。我有一個相識，也是一位拳師，常常到我那裏來。後來他們竟自一同跑了。我當時氣極，恨不得殺他們！我馬上離開巴黎，跟着到意大利，又跑回英國，找了一年始終遇不着。我氣極了，拳也不想打了，我也漸漸變窮了。我的舊朋友，都勸我丟開，我丟不開，到後來仍然在巴黎，又遇着了他們，真痛快！——拿酒來！」

巴爾先生說得興高采烈，馬上叫他兒子去拿酒。他兒子看見他喝得太多，有點遲疑，我們也都替巴爾先生擔心，不過他無論如何要吃，他兒子也沒有法子，只有給他再開一瓶。他一見酒，滿心歡喜，一口氣喝完一杯。

「我剛纔不是講在巴黎嗎？真妙！真妙！我住一家旅館，晚上老睡不着，忽然聽見隔壁有人在吵架，仔細一聽，原來就是他們兩人的聲音！」

「我心裏盤算了好一陣，把行李收拾好，輕輕走出來，到賬房算了賬，叫車到輪船公司買好一張到美國的船票，行李也交了。這些手續上的東西，我一年來天天計算，早就弄好了的。辦完了跑回旅館，一直到他們屋子門口，一聽，沒有聲音。一推，門沒有關，心裏高興已極。一進去，把被單連頭將兩人蓋住，腰裏拔出刀來，不到十分鐘，什麼都辦好了。真痛快！」

巴爾先生口裏不斷說痛快，我們都緊張地望着他。他此時感情也很緊張，一連咳了三四分

鐘，咳完，再喝一口酒。

「現在你就知道我爲什麼到美國了。到美國以後，我拳也不打了，妻子也不娶了。這個孩子，不是我自己的，是我收的。我這二十幾年，天天作工，我是一個誠實的工人。陳先生，我現在已經活不了多久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三十年前，我曾經過了最痛快的生活。我妻子對我不起，不過她也得了她的懲罰。我心裏一點也不失悔，我很感覺到痛快的。」

巴爾先生此時有好幾分醉意了，我們都勸他去屋裏休息休息。臨別時，他再同我握手，說我是一個好孩子，希望我有工夫，再去看他。

五

暑假前房東太太忽然接着她二兒媳婦的信，說要搬來同住，我只好另外找屋子。暑假中我出去旅行，回來又忙着開學，連舊房東那裏也沒有工夫去了。

那一天在街上，忽然遇着瞎子，我上去牽着他過街，同他走了一段。

「你知不知道，巴爾先生已經死了？」

「死了嗎？真的嗎？」

「我忽然聽了這個消息，幾乎不相信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

「我真想不到他會這樣快就死！」

「這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事情，他病已經不只一天了。他自己早就知道活不久了。真可憐！他是一個誠實的人！」

懲罰

「我有什麼對不起她的地方，她對我居然這樣地薄情？這次會見她，非同她大鬧一場不可！」

火車離開芝加哥，一直往西北去，已經走了一個鐘頭。靜琳在車上越想越氣，覺得瓊華真是豈有此理！從前在中國同學的時候多麼好？彼此講過些什麼話？就算去年聖誕節瓊華到密西根大學來，彼此相見，還是非常快活。那個時候瓊華仍然表示她的決心，叫靜琳不必憂慮，她絕對不會改變。那知剛半年，她居然這個樣子！世界上還有比瓊華更不講信義的朋友嗎？

依靜琳的心恨不得馬上就飛到威士康辛大學去，但是火車還是照舊地慢慢走。靜琳沒有法子，只好忍耐，但是這是什麼事情？這真是太難忍了！

她回想起從前同瓊華在南開女子中學的情形。那時她們兩人好得比親姊妹還厲害得多。瓊華年齡比她小，身材也比她瘦削，但是彼此相愛的心，是誰也不減誰的。一天二十四個鐘頭，她們很少有分開。同學都笑她們，但是她們不管。她們相處的生活，太快活，太美滿了，她們的宇宙和別人太不同了，別人那裏能够了解她們？別人的批評，還會有什麼價值？

不過這些事情也用不着去細想了，她現在也不能細想了，想起只有令她心痛！現在一切都

敗壞了，瓊華不是明明寫信告訴了她嗎？

「瓊華，你真是太忍心！居然同我寫這樣的信？難道你不知道我心碎嗎？」

但是瓊華既然已經這樣作，當然只有這樣寫。根本問題，就是她不應該改變態度，她絕對不應該忘記了從前的誓言。不過瓊華已經改變了，以後她怎麼辦呢？靜琳想到這裏，幾乎忍不住要哭。回頭看見滿車的人，她不好意思哭，極力把眼淚忍住，掉頭望着窗外。

火車兩旁都是青翠的田野，不遠又是一個小湖。威士康辛這一省的湖真多，別人講牠是「千湖省」，真是不錯。

望着車外的湖，靜琳又回想起威士康辛大學旁邊的曼多塔湖了。去年暑假靜琳不是同瓊華在威士康辛大學一塊住嗎？她們不是在湖裏划船嗎？四圍的山色，是何等的清幽！瓊華的媚眼，是何等地醉人！她們不是在湖邊散步嗎？湖水打岸的聲音，是何等地美妙！她們手挽手走路，是何等地快樂！她們不是在湖邊賞月嗎？她們低聲細語時，是何等地委婉！她們相視不語時，是何等地纏綿！

這些，這些一切都成過去了！她以後還能夠同瓊華這樣相愛嗎？

想到這裏靜琳又有點怕見瓊華了。只消想：見了她，她一切都變了，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她想：算了罷，回去好了，反正一切都完了，難受讓我一個人去難受。這樣親眼去看見可怕的真實，那怎麼受得了？

然而火車此時卻比起先走得快了。靜琳一看錶，已經又過去了一個鐘頭，再半點鐘就到了。她有什麼辦法呢？並且已經打電報給瓊華，瓊華一定會到車站來接，難道她能夠讓瓊華白等嗎？

去，反正是一定去的，但是去見了瓊華，怎麼講呢？

靜琳此時好像已經忘記，她這次到威士康辛，是要去罵瓊華，要同她大鬧一陣，現在快要見瓊華，她到不知道怎麼辦好。

她忽然又想起瓊華太對不起她了，此次會面，一定要痛罵她，但是她怎麼好意思罵瓊華呢？瓊華不是要同靜琳最恨的那一個一塊來嗎？她怎麼好意思當着他罵瓊華呢？並且她那樣愛瓊華，怎麼忍心罵她？不但當面不能罵她，就背地也不能罵她。

瓊華真是太可愛了，她從小就愛她，就算她作錯了事，她也應該原諒她，她們以前彼此互相原諒，已經不知道多少次，為什麼她這一次不能原諒她呢？

其實她並不是不能夠原諒瓊華，她相信無論瓊華作錯什麼事她都可以原諒，不過這件事，太令她難受了。瓊華不是說永遠同她相好嗎？瓊華不是說早已經把心交給她嗎？現在何以又把心交給別人呢？想來瓊華一定不會這樣糊塗，一定是這位姓林的用種種手段，把瓊華欺騙了。一切不能怪瓊華，只能怪這一位姓林的。

她在衣袋裏把瓊華寄她的信重讀一遍，把瓊華結婚的像片，仔細地看，她又覺得瓊華確乎

是很可愛，但是這一位姓林的，像貌似乎也很和善，不像一個很壞的人。

她想：瓊華既然這樣可愛，姓林的愛她，當然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但是瓊華爲什麼又答應呢？難道瓊華也真的愛他嗎？

她把瓊華的信再讀一遍，由信的語氣，瓊華確乎是愛他，並且願意犧牲一切來爲他。瓊華說她同姓林的關係與同靜琳的關係不一樣的，是沒有衝突的，以前她們許多觀念，都錯誤了。她相信靜琳一定能够了解她。

靜琳起初讀這一段話，只是氣憤瓊華對不起她，說的都是假話，所以馬上就動身來找她。自從昨晚在芝加哥哭了一夜，今天在火車上又想了兩個鐘頭，她的怒氣漸消，她的心腸漸軟，她漸漸起首原諒瓊華了。

她算瓊華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瓊華信裏不是明明告訴她，如果她處着她的地位，也作一樣地作嗎？「可憐的瓊華！可愛的瓊華！我怎麼忍心罵你？我絕對不會罵你的，你放心好了。」難道她辛辛苦苦地遠遠跑來，就是這樣就算了嗎？她不甘心的！不管瓊華有什麼苦衷，總之是對不起她。不管姓林的人是好是壞，總之是欺負了她。她一定要想個方法來懲罰懲罰他們纔好。

用什麼方法好呢？這一個方法一定要很刻薄，而且又很不妨事的。她左想右想想不出來。火車看看快要到了，她心裏着急，她沒有多少時間細想。

她忽然有了一個主意。她以前不是每次遇着瓊華都要吻她嗎？她最好這一次不吻她，瓊華心裏一定很難受，這個懲罰真好極了！但是還有姓林的呢？用什麼方法懲罰他好呢？她忽又有了一個主意。姓林的不是同她第一次會面嗎？不是要同她握手嗎？她最好不同她握手，讓姓林的丟臉。

她自己慶賀自己，居然能够在頃刻間想出這樣巧妙的懲罰方法來！她很得意，一轉瞬火車到站，她也沒有工夫，再考慮她的辦法。

她提着小箱子下車，走不上兩步，就看見瓊華迎面走來。她心裏一時說不出地高興，趕快跑上前去。她還沒有細想，瓊華已經用雙手抱住她，把嘴唇湊上來。她俯視瓊華鮮豔的面龐，立刻什麼都忘了，熱烈地吻……

瓊華一放手，回頭道：「這就是林——」

林左手早把靜琳的小箱子接過來，滿面笑容用英文對靜琳道：「我很高興會見你。」他好像要把右手伸出來，靜琳不知不覺地，也把右手給他。

重題

一

上午一連四點鐘課，已經上得頭暈，下課以後，又要去赴全體集會，劉作明因為昨晚沒有睡好覺，心裏覺得非常之苦。不過這是司徒凡司大學雷都打不掉的定章，他又進的是神道院，既然來到這裏，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上大會堂，他起初以為今天的會序是瓊瑛獨奏，誰知道却是神道院主任演講，他心裏越是不耐煩。坐在他右邊的一位美國孩子，馬上翻開化學課本念公式，左邊的一位，拿出信箋寫情書，作明卻不想念書，也不想寫信，因為他用不着作旁的事情來抵制神道院主任的演講，他自從昨天下午接着一封信以後，除了沉沉思想以外，差不多簡直不能注意旁的東西。

所以臺上神道院主任，雖然不住在高聲叫上帝，作明仍然不斷地在思想。

二

四年以前，在一九二〇年的秋天作明在上海進了一個教會學校。作明本來不願意進教會學

校，不過他父親是一位極熱心的基督教徒，一定要教他進，不然就不供給他學費，他沒有法子，只好進去。

在教會學堂裏，因為他自己不喜歡宗教，所以處處教員和同學的宗教氣味，部給他很深的痛苦，幸虧半年以後，他結識一些女朋友，他漸漸感覺到生活很快活，他漸漸認識教會學堂的好處，他漸漸自己也學會讚美上帝。他不久受洗禮當基督徒了，在學校裏也很出風頭了，兩年以後，他居然被學校派送到美國司徒凡司大學的神道院來研究宗教。

在這兩年中間，他生活上曾經發生了不少風流的事情，不過最後他卻發狂地愛上一位張女士。張女士名叫珉仙，比作明遲到一年，她進學堂不上一個月，全校男學生都一致捧她作女王。作明是全校最活動最出風頭的學生，所以同女王接近，自然比其他的學生容易。

珉仙起初不喜歡作明，因為她覺得作明太輕薄，不過後來作明不斷地努力奔走，殷勤伺候，處處表示誠意，珉仙對他的印象，也一天天地變好，不過對於作明稍爲比朋友更進一步的要求，始終沒有答應。

作明雖然真心愛上了珉仙，然而從前同他有關係的幾位女朋友，一時還沒有法子擺脫。這幾位女朋友，是全校最開通的女學生，整天利用男學生替她們作牛馬，男學生也利用她們消除生活的沉悶。

有一天作明帶了一位女朋友到恩派亞電影院去看電影。他們去得遲一點，電影已經開演

了。領導的人用電筒領他們到座位坐下，四圍黑漆的看不見人。他們一面看，一面談，這一位女朋友更不客氣地同他講了好些肉麻的話，他們想不到珉仙同另外一位女同學，正坐在他們後邊，個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電影完後，珉仙再也不理作明了。

作明起初看見珉仙忽然改變態度，心裏很奇怪，後來慢慢地纔打聽出珉仙不理他的原因。他用種種的方法去解釋，不過珉仙始終不理他，就是這樣，他們中間一切的關係，完全斷絕。斷絕以後，作明心裏，的確很不快活，但是幸虧有上帝的幫助，他不久就恢復他從前風流快活的生活。幾個月以後，他出洋運動也宣告成功。在一九二二年的秋天，他居然一帆風順，橫渡太平洋。

到司徒凡司大學雖然進的神道院，不過他漸漸地不喜歡宗教，因為在本國教會學校談宗教，教職員都尊敬他，可以藉此出風頭，讓女同學尊敬。到司徒凡司卻沒有這樣地鼓勵，所以他也覺得宗教對人生沒有多大用處。

並且當時在司徒凡司的中國女學生，沒有一個進神道院，對神道院的學生，不惟不尊敬，而且還討厭，不願意同他們往來，因此作明越是覺得宗教和人生是衝突的，矛盾的。會着中國女同學，他總是極力解釋他並不想回國去傳教，他不過想藉這個機會到美國來研究他心裏想學的東西。他說他頂喜歡哲學了，他覺得中國現在頂需要哲學來破除宗教的迷信，他很願意當一位急先鋒。

這一種論調，雖然引起不少同行的鄙棄，然而在排斥宗教的女同學方面，卻還得了不少的同情。她們漸漸地沒有從前那樣討厭作明了，不過作明始終還是一位神道院的學生，要想拿神道院學生的資格來向此時這幾位女同學作一種什麼親密的聯絡，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情。作明心裏很不痛快，但是也沒有法子。雖然在學校已經兩年，費了許多的心血，結果除了一點粗淺的友誼以外，還是得不着什麼好處。他回想起過去的生活，不免有無窮的感慨。

昨天下午正在感慨的時候，忽然他接着張珉仙來一封信，說學校已經決定派她出洋，進美國司徒凡司大學的神道院。她說舊同學在司徒凡司的只有他，希望他來時幫忙照拂一切。她說她在上海八月十八同其他官費學生一塊兒起身坐麥迪遜總統號船，大概九月二十號左右可以到學校。

今天九月十九，學校已經開課兩天了，珉仙快要到了，神道院主任的演講，作明一個字也聽不見。

三

作明正在沉沉地思想，忽然聽見一種震人的聲音，擡頭一看，原來演講早已講完，祈禱已經說過，白髮光頭的安主博士正在奏大風琴。

他隨着大家俯首靜默兩分鐘，散會出來，急急忙忙，跑回住所，一進門，一雙眼睛向扶梯

邊狠狠地一瞧，果然扶手上擺得一封電報。他一面上樓，一面打開。上面明明寫着：

九月二十午後五時半到，請來站相接。珉仙。

他把電報重復看了兩遍，心中不覺一陣狂喜。他回想起珉仙窈窕的形狀，同她要好的情形。現在她居然來了！她此地沒有旁的熟人，他們彼此從前又有那樣深切的關係，這次珉仙又這樣地信託他，他的前途，豈不是充滿了希望嗎？想到這裏，他覺得他的手有點戰慄。

本來就應該去吃飯，不過他此時心裏好像充滿了許多事情，要吃也吃不下。他橫倒在牀上，不斷仔細地想，但是心裏想這樣也不好，想那樣也不好，起下，坐下，總是不安寧。

他忽然想起他箱子裏還有一張從前在學校學生會全體職員的像片，珉仙也在裏邊。他連忙去開鐵箱，但是鑰匙偏偏又找不見。衣袋，地板，牀上，枕下，到處都搜遍了，連影兒也看不見。他着急了，鑰匙究竟到那兒去了呢？昨天下午他不是明明開過鐵箱嗎？這真是豈有此理！他重新又把衣袋，地板，牀上，枕下，再尋一遍，仍然沒有。他氣極，恨不得要罵人！但是既然找不着，罵又有什麼用處呢？

他跑下樓去叫房東太太，問她看見沒有。房東太太年齡已經很大，聽覺不很銳敏，作明說了兩三遍，她纔聽見，用她不合文法的英語答道：

「我並沒有不看見你的鑰匙。」

「究竟你看見沒有？」

「我並沒有不看見你的鑰匙。」

作明知道沒有希望，只好一轉身跑回寢室。進門一看，原來鑰匙好好地就在桌子上！

他又驚喜，他奇怪，怎麼剛纔會沒有看見呢？他自己也未免太可笑了。

他把鐵箱打開，到處一翻，卻翻不出像片。他想今天真逼着鬼了，到處都遇着搗亂的事情，像片他記得清清楚楚曾經放在箱子裏面，怎麼今天會忽然不見呢？他想一定是他太着急的原故，他靜一靜，再找，果然在地圖下邊找出來了。

像片裏珉仙恰好站在他的旁邊，那時正是六月，他穿一身漂亮的洋服，珉仙也穿一件白色青邊的旗袍，額前的鬚髮，掩映眉心面，上露出笑容。此時她好像在對他笑，他不覺神迷。

他把箱子關上，像片放在桌上，仍然忍不住要看。一擡頭看見桌上鬧鐘已經指着一點，他想此時應該去吃飯了。

他四圍一看沒有人，把自己的嘴脣，輕輕貼在像片上面。

四

下午的時間真是長，桌上的鐘，不但短針走得慢，連長針也是一樣地慢，作明恨不得一拳打碎牠。後來到兩點半了。他想老坐在屋裏受罪，到不如出去走一走。他剛走不上一條街，忽然迎面來了一位中國女學生，遠看瘦削的身形，他就知道是本校的梁女士。

梁女士臉青青的，大概這幾天又得什麼病了？她的病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多？作明待她走進時，對她招呼一聲，梁女士向他一笑。

他剛要走，梁女士忽然叫住他，笑問道：

「你知不知道，我們學堂今年又有一個中國女學生來？」

「對了。就是我從前的一位女同學張珉仙，你怎麼知道呢？」作民驚問道。

「我暑假在芝加哥大學聽見廖女士告訴我的，你知道，廖女士同張女士是表姊妹。張女士常常寫信給她，說要到美國。不過自從去年她訂婚後，廖女士以爲她不會來，因爲她同她未婚夫感情好得很。今年真湊巧，她未婚夫同時也考上江蘇省官費一塊兒來了。他們兩人都預備到這裏來，也許一到不久，我們就要吃他們的喜酒呢！」

作明起初好像聽見一個青天的霹靂，呆了一會。忽然聽見梁女士講「再見」的聲音，他纔驚回過來。心中登時充滿了羞慚，臉上也忍不住發熱。

梁女士轉身走了，並沒有看見他。

美麗的助教

同湯蒙生教授相別已經三年了。到美國進學校不久，忽然接着她一封信，說她現在阿利根利大學作德文系主任，阿利根利大學隔阿柏林大學不過五個鐘頭的火車，我們很容易相見。到感恩節她果然來看我了。

她面容還是同從前差不多，講話時仍然同三年前在中國教我們唱洛那奈時一樣地有精神。放假後一星期，我閒着沒有事，湊巧接着湯女士來信，約我到阿利根利大學去玩幾天。好在暑期學校還有一星期纔開學我也就去了。

出乎我意外的，就阿利根利大學幽美的校景。阿柏林雖然好，但是始終是在平地，阿利根利卻參雜有山谷森林。我去的第二天，同湯女士一塊兒到山谷裏去散步。參天的樹木，覆映清瑩的流泉，林裏亂枝橫疊，青苔落葉，積在好幾寸厚，再加上清脆的鳥聲，令人有飄然出世的感覺。

第三天我已經預備下午動身走了。早上湯女士去上德文課，我隨便在桌上找本書看，忽然發現了一張美貌女郎的像片。金黃色的鬚髮，紛披左右，紅薄的嘴唇，豐潤的面頰，白皙的胸臂間佩上一朵玫瑰花，兩個眼睛裏，含着十足的精神。

我看了又看，幾乎不忍釋手。心裏想：難道世界上真有這樣的美人嗎？到十點鐘，湯女士回來，我同她談了一陣話，我再也忍不住拿像片問她：

「這是誰？」

「莫爾根女士。」

「莫爾根女士是誰？」

「就是我的助教。她就在這兒同我一塊兒住，那不是她的屋子嗎？」

「怎麼不見她呢？」

「到歐洲旅行去了。」

「暑假後還回來罷？」

「當然回來。」

問到這裏，我自己覺着兩頰有點發熱，恐怕湯女士笑我，不敢再往下問。

暑假後回校，給湯女士寫一封信，告訴她東方學生會開會的情形，並感謝她寫信介紹我去會威士康辛大學德文系主任何斐爾博士。寫到最末，我忍不住添了一句：「你那『美麗的助教』已經從歐洲回來沒有？」

隔幾天，湯女士回信來告訴我，她暑假到坎拿大去的經歷，到信末有一句話是：「我那『美麗的助教』，已經從歐洲回來了！」

湯女士這一句話，頗令我感覺不好意思，然而也令我心中有一陣的狂喜。

開學後八個星期，阿柏林大學的女生文學會請我演講中國抒情詩。爲使她們感覺有興趣，我起首講一位美國教授第一次進中國戲園的故事，描寫他看見中國戲臺象徵成分驚駭不懂的情形，然後引入中國抒情詩的特點。結果她們都很喜歡聽，只有我講到中國抒情詩的中心題目不是愛情，她們未免覺得奇怪。

再幾天又接着湯女士一封信來，我回她信時，順便告訴她我演說的經驗，不過我擔保她我講的這一位美國教授，並不是她。

不知道怎麼樣，美國教授進中國戲園的故事，使她發生極濃厚的興趣，她居然去對阿利根利大學校長說，請我去向全體學生作同一演講。學校替我出路費，並且照美國商業化的辦法還要酬謝我十五塊錢。湯女士還怕我不肯去，信末又講道：「如果你來，當然你就可以會我那『美麗的助教』了。」

我遲疑了很久，最後決定回信去。

當火車快要到密得韋爾車站時，我心跳得很厲害，因爲我想：也許湯女士同她那「美麗的助教」都在車站等我，我一下車豈不是就要會見她嗎？不過下車時，卻只見湯女士一人，我心裏很失望，然而說不出口來。

我們步行到住所，剛一進門，湯女士就高聲叫道：「額銳卡！」裏面立刻有一個女人的聲

音答應，我心裏很驚異，額銳卡到底是誰呢？

扶梯邊電燈一亮，我發現樓頭站着一位披髮的女郎。

我們上樓到湯女士書房，湯女士道：「額銳卡，我要你會陳先生。」我們彼此說了兩句客氣話，我一面同她握手，一面笑問湯女士道：「這就是你那——助教嗎？」

湯女士笑，我笑，莫爾根女士也笑了。

我們繼續談了一陣話，我起初頗覺得很難講話，不過隔一會，也就恢復我高談闊論的習慣。莫女士說話很快，但是很清楚，了解力極強，往往我還沒有講完，她已經就明白，很自然地先笑了。我看見她笑，我就不再往下講，停眸看着她，她又忍不住大笑。

第二天湯女士替我開一個茶會，請了許多教職員，因為這個學校沒有中國學生，所以我一起去大家都覺得新奇有趣，不但許多教職員到，連校長也到了。個個人都來同我談話，我像走馬燈一樣地輪流應接。會序裏還有一位女生唱德文歌，一位教授唱英國韻文故事。最末由我唱了一闕滿江紅，又讀了我翻譯海拉的洛那奈。

茶會完後，我感覺得很疲倦，但是我想最疲倦的應該是莫女士，因為她自始至終都在忙着預備招待，人走時，我去感謝她，替她把一籃碗碟拿回去，她沒有講話，只是對我笑。

第三天我去演講了。因為我是第一個中國學生演講，臺下都靜靜地不作一聲，到後來結果還是美國教授進中國戲園的故事，引起不少的笑聲。莫女士剛坐在第一排，所以我看她看得很

清楚。她本來就很喜歡笑，在大會場裏，加上笑的傳染，她笑得更厲害。

演講完後，許多教授來同我握手，莫女士也來同我握手，說她很喜歡聽我的演講，我說我也很喜歡她喜歡聽我的演講。

下午又談了一陣話，莫女士因為要去教德文班學生演戲，所以吃完午飯以後就去。到四點鐘，她忽然飛跑回來，喘氣不息。歇一會，她纔講，她恐怕我們不告訴她就走了，所以特別跑轉來，殊不知我們正要去找她。

她跑得太快，臉更紅了，她用手巾拭去額上的微汗。我此時感覺到，莫女士真是一個美人！

四點二十分的火車准時載我回阿柏林，到宿舍已中夜了。

打開房裏的電燈，看見桌上有五六封信，我一封封地都讀完了。最末一封，是碧雲寄我的。

我心裏有點羞慚，不敢讀她的信，留到第二天讀。

政變

那一天我到文學戲劇研究院，沿路就看見滿街都是旗子。進院去，會見幾個認識的學生，他們都很興奮地在談話，我一聽，纔知道國社黨的領袖希特拉已經得了奧登堡大總統的任命，當了國務總理。

國社黨在臺下有許多激烈的主張，對共產黨，對猶太人，對社會民主黨。都好像抱勢不兩立的態度，這一次希特拉上臺以後，究竟他的主張，是不是要完全實行呢？究竟他有沒有實行的力量呢？共產黨看見風頭不好，是不是會因此積極採取革命的行動呢？英法意奧波蘭各國看見國社黨得了勢，究竟要決定什麼步驟來對付呢？

這一些問題，還有千萬相關而來的問題，都在每一個德國人腦經裏盤旋。學生方面，凡是國社黨員，自然個個都興高采烈，凡是共產黨員都怒目橫眉，凡是社會民主黨員，都搖頭嘆息，說德國真是丟臉，像希特拉這樣的人，居然也作了國務總理！

當天晚上，國社黨全體黨員，火把遊行。我同幾個德國朋友，站在文學戲劇研究院門口，看他們一個個挺起胸，直起背，高聲唱着黨歌，拿着火把往前走。一隊又一隊，足足過了一點鐘，還沒有過完。

我去吃晚飯，飯館裏的人，也一個個在那裏交頭接耳。常在飯館吃飯的唐克先生，同他的未婚妻，坐在屋角裏，笑嘻嘻地喝啤酒。有幾個國社黨員，叫了許多啤酒，一口一大鐘，大聲齊叫「希特拉萬歲！」飯館的主人，也是國社黨員，今天晚上也特別高興，頭上戴的白布帽子，高高地矗立，特別威嚴。他把胸部挺得高高地，一隻手拿一大盃啤酒，興致勃勃地走進走出。

有一個國社黨的衝鋒隊員，吃得已經幾分醉意了，忽然舉起一盃啤酒，顛顛倒倒地走到唐克先生面前，要同他撞盃。唐克先生舉起盃，這位衝鋒隊員手不穩，用力一撞，把唐克先生滿臉滿嘴都濺了啤酒。唐克先生氣極了，說：「你瘋了嗎？」那位衝鋒隊員說：「你說什麼？」唐克先生一掙身起來，要同他爭執，他的未婚妻卻一把手拉住他，叫他坐下，一而揮手叫那位衝鋒隊員走。旁邊幾個國社黨員也勸他回來，他口裏還喃喃地說了幾句話，一隻手指着唐克先生無意識地笑了幾聲，退回原桌去。

他們越吃越醉，聲音越大，我不堪其擾，趕快吃完飯，走出飯館去。

我走進電影場，電影前半剛演完，後半還沒有繼續，中間應該有十五分鐘的休息。大家正在等候的時候，忽然白幕上大寫着希特拉被任命爲國務總理的消息，場裏一陣拍掌的聲音，像暴雷般地震響。接着又現出希特拉的像片，大家拍掌，更見厲害。有幾個人起首唱國社黨的黨歌，場裏許多的人，都加入歌唱。

他們一直鬧到電影開幕，纔漸漸寂靜下去。

電影演一個英國人在南美洲同一位英國寡婦，發生戀愛的故事。這位寡婦的僕人，卻是一位中國人，他謀殺了另外一個英國公司的經理，別人都疑心是這一位英國人，因為嫉妒謀殺的。到後來一切水落石出，這位中國僕人，終於拿去正法。我看見電影導演人，把中國人描寫得這樣壞，覺得他太不公平，沒有看完，就起身回去。

還沒有到家，遠遠就看見屋裏燈光照耀，順風傳來了無數男女的笑聲。我剛進屋，房東太太就請我到客廳去，加入他們慶賀。我問她慶賀什麼，她說：「你還不知道嗎？希特拉當國務總理了！」

我同她走進客廳，裏邊有七八對老老小小的男女，每人座位旁邊小檯上，都擺得有酒杯。他們看見我來，都笑臉相迎。房東太太，請我坐下，倒了一盃酒給我。我喝了一口酒，還沒有開口講話，一位老頭子，站起來高聲叫道：「德國民族復興了！陳先生是我們的好朋友，陳先生的祖國不久也要復興的！我們大家都敬陳先生一盃，祝福陳先生的祖國！」

他講完，大家都齊聲附和，舉起盃子來，一個個同我撞盃。我此時心裏又感激，又羞愧。撞完盃，一飲而盡，飲完，過去特別同老頭子握手，說了兩句感謝他的話。

房東太太把無線電收音機打開，得着跳舞的音樂，他們跳舞了。我起初沒有跳舞，後來覺着老坐着不好意思，選了一個年青女人，同她跳舞了一次，但是我始終沒有興致，坐一會，就

告辭，同他們一個個握手，退回樓上去。

進房裏，一人坐在椅子上，心亂如麻，不知道作什麼事體好。

忽然我大氣，用拳頭使勁地打桌子。一擰身起來，把大衣披上，匆匆下樓去。

房東太太問我出去有什麼事，我說出去散散步就轉來。

我跑到街上，深呼吸了兩口氣，仰望着天空中的繁星，眼眶含滿了熱淚。

免職

國社黨上臺以後，我很害怕的，就是我副科的哲學教授葛恆會遭政府免職，因為他是猶太人，至於正科德國文學教授海拉滿，素來不談政治，自然是沒有關係。誰知在去留德國公務人員條例還沒有公佈以前，克爾市黨部一個小黨報裏面，就有人作文章，攻擊克爾大學裏邊的猶太教授。海拉滿教授平白地遭了無妄之災。

在那一篇文章裏面，作者認為國社黨運動，就是驅逐共產黨運動。照國社黨領袖希特拉的觀察，凡是猶太人都是共產黨，所以不把猶太人完全趕出去，這個運動就是無意義。現在經過十幾年的奮鬥，國社黨居然掌握了德國的政權，這正是肅清共產黨最好的機會。大學是德國民族精神寄托的根本地方，肅清的工作應當從大學做起。現在革命政府已經成功，一般猶太教授，如像亞可布勒威葛恆海拉滿之流，還在克爾大學裏面洋洋得意，真是德國民族的奇恥大辱！

這一篇文章登出以後，凡是國社黨員，無不同聲喝采。但是反對他的人，卻都罵作者頭腦不清楚。猶太人同共產黨根本是兩件事情，怎麼能夠說凡是猶太人都是共產黨呢？國社黨的領袖希特拉也萬不至於這樣糊塗。頂奇怪的就是海拉滿教授，明明是德國人，作者卻故意把他列

在猶太人裏邊，這中間一定有不光明的背景。

許多平常敬愛海拉滿教授的學生，看見這一篇文章，都很憤激。他們立刻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想替他申明。後來開會討論，有人說要申明用不着學生，學生申明，別人也不肯相信，最好還是海拉滿教授拿出證據來，親自去交涉，報館編輯，當然不能不替他更正。學生方面，隨時都可以作海拉滿教授的後援。

在學生開會討論的時候，海拉滿教授早已看見這一篇文章，並且早已經立刻打電話給黨報編輯，請他更正了。在電話裏，黨報編輯很客氣，說他下一期一定更正，海拉滿教授也就放了心。

三天以後去留德國公務人員條例公佈了。條例中第一條就是外族人不能作德國公務人員，只要祖父母或父母中任何一人不是德國人就算是外族人，職務當然就得取消。在同一天午後，克爾的小黨報又出版了。上面並沒有關於海拉滿教授新聞的更正；另外登了一篇短短的文章，說海拉滿教授自稱他祖先是德國人，曾經作過柏林大學的教授。這些話我們當然不能完全相信，因為我們看海拉滿教授的像貌，的確確像猶太人。並且最可疑的，就是海拉滿教授爲什麼只告訴我們他的祖父和父親是德國人，不告訴他祖母和母親也是德國人呢？這樣明白的事實，已經不需要證明，不過我們國社黨作事，素來是寬大公平的。最後的判斷，還要等我們搜集來的證據，在幾天內就要到克爾。

同情海拉滿教授的學生，看見第二篇文章，心裏說不出來地憤激，但是誰又能擔保海拉滿的祖母或母親，不是猶太血統呢？黨報的編輯，似乎很有把握的樣子，海拉滿教授也沒有特別的申明，大家除了讓時間去解決糾紛以外，實在也想不出什麼辦法。

又隔幾天，克爾大學好幾位猶太教授和左傾的教授，都被政府明令免職。關於海拉滿，卻沒有什麼消息。克爾小黨報上面，又載了一篇文章。這一篇文章，把海拉滿教授是否猶太人的問題，完全拋開，又從另外一方面來激烈地攻擊。作者說海拉滿教授根本就沒有學識，他在「少年歌德」演講裏邊，居然把恩彌兒魯德威兩樣新開式的著作，列爲重要參考書之一！前年他到美國哈佛大學去演講德國戲劇史，簡直把赫爾滿教授的著作一字不變地重述出來！德國學術界的臉，已經被海拉滿丟盡了！並且最可笑的，就是海拉滿教授研究班裏邊，差不多一半都是猶太人，每年他都在那裏製造大批的猶太哲學博士。到底海拉滿還是德國大學的教授，還是猶太大學的教授？關於海拉滿教授的血統，將來自有正當的解決。我們退一步，暫且承認他是德國人，但是他的妻子不是猶太人嗎？他三個小孩子，不是猶太女人生的嗎？德國民族最神聖最高尚最可寶貴的血統，不是給海拉滿教授偷偷出賣了嗎？就算他是德國人，他有什麼方法，每天不看見他家裏猶太的女人，和三個私生子？這樣的人，還有什麼資格，作德國大學的教授？

平心而論，這一篇文章的作者對於海拉滿教授的議論，卻不十分公平。海拉滿教授的「少年歌德」演講，我也曾經親自聽過，並沒有把魯德威的著作列爲參考書那麼一回事。至於罵他

三個小孩子是私生子，這未免太不人道了。就算政治上主張不同，又何必這樣刻薄呢？

我的博士論文，前兩星期已經修改好，交給海拉滿教授了。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我一方面想安撫海拉滿教授，一方面想探聽自己的事情，決定晚上去拜訪他。下午打電話，海拉滿教授說很歡迎，請我晚上七點鐘去一塊兒吃晚飯。

七點鐘我到海拉滿教授門口，看見他頂小的男孩子在門口玩小汽車。看見我來，他立刻丟了小汽車來拉着我的手，他的小手，冷冰冰的。我問他父親母親不在家，他說都在家，瑪麗亞也在家。瑪麗亞昨天同他去游泳，他喜歡游泳，他問我喜不喜歡。

我到門上去按鈴，女僕人出來開了門，讓我到客廳坐。一會瑪麗亞小姐出來，叫她小弟弟不要扭住陳先生，仍然出外邊去玩，她小弟弟一步一跳地出去了。

由瑪麗亞小姐談話中間，知道她正在預備中學畢業考試，德國中學考試著名地難，她不知道考不考得上，我說考上當然不成問題。我問她下半年打算進那一個大學，她長嘆一口氣，說不知道以後有沒有機會，因為德國新政府，不讓猶太人的子女進大學，她母親是猶太人，所以將來的希望很小。她的弟弟渥爾芳，明年中學就應該卒業了，對於這件事情，也很覺悲觀。

她問我看見今天早上黨報攻擊她父親的文章沒有，我說已經看見，他囑咐我，回頭千萬不要她父母談，因為恐怕傷了他們的心，我立刻答應了。

瑪麗亞小姐又拿一些小像片給我，通通照得不好，不是太淡了，就是太模糊，大概照像

機太壞，又沒有遇着好天。瑪麗亞說她的照像機並不壞，她花了整整五個半馬克，我忍不住笑了。

教授夫人出來了。一會面就問爲什麼好久都沒有來，我說預備功課忙，教授夫人說，就算忙，吃一頓飯的工夫總有呀。我謝謝她的盛意，說下一次一定來。

教授夫人體格小，沒有瑪麗亞高。她矜慎自持，處處都表示出教授夫人十足的神氣。她口裏常常講她的丈夫。別人會見她，不上五分鐘，就知道，她是世界上最愛海拉滿教授的人。覺得作了海拉滿教授的妻子，是世界上至高無上的榮譽。

瑪麗亞上樓去了。教授夫人和我談了一些關於她幾個孩子的情形。因爲講瑪麗亞性格溫柔，教授夫人說瑪麗亞像她的外祖父，但是她的外祖父在歐洲的時候，自動去當義勇軍犧牲了。那時他的年齡，早已經超過徵兵的限制，他平日爲人又那樣和平，誰也想不到他肯去犧牲，這都是因爲他很愛德國，但是德國卻不愛他的兒女！

教授夫人又再三囑咐我，回頭和海拉滿談話，千萬不要提到今天早上黨報上的文章，因爲她怕他丈夫太難受，我當然滿口答應，並且說兩句話來安慰她。

小弟弟又跑進來了。他問教授夫人，今天晚上有沒有魚頭吃。教授夫人覺得好笑，對我解釋，小弟弟所說的魚頭，並不是真正的魚頭，乃是布丁作成魚的形狀的魚頭。小弟弟每次總喜歡吃魚頭，他以爲魚頭的味道好一點。

女僕進來報告晚餐預備好了。教授夫人叫她上樓去請教授和瑪麗亞渥爾芳。同時她把我和小弟弟帶進飯廳去。

我們坐下不久，海拉滿教授，下樓來了，雖然白髮蒼蒼，卻是精神勃勃。他同我握了手，問我近來作些什麼，我說已經動手預備考試。

一會瑪麗亞和渥爾芳都下樓來，我們就動手晚餐。晚餐的頭一樣是炒麵條，以後就是牛油麵包，加上香腸火腿西紅實。每人面前，是一盃牛奶。

「陳先生，你爲什麼不吃黑麵包？」海拉滿教授問道。

「我喜歡吃白的。」我答道。

「陳先生，黑的不是好吃一點嗎？」瑪麗亞小姐反對道。

「瑪麗亞，」渥爾芳搶着道：「你怎麼這樣傻？陳先生不是剛纔明明告訴你，他喜歡吃白的嗎？」

「好，我是傻！」瑪麗亞把嘴一歪，臉紅道：「你真聰明！你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孩子！」

「瑪麗亞！」渥爾芳道：「我說的話也有理呀，你爲什麼要生氣？」

「哈哈！你有理！」

「怎麼沒有理？」

「怎麼有理？」

在這個時候，海拉滿教授，叫了一聲：「不許鬧！」兩人就停止了。

「老是這樣小孩子脾氣！」教授夫人笑對我道。

女僕人端布丁來。果然是一條紅色的鯉魚。教授夫人把頭先分給弟弟，誰知小弟弟今天晚上卻不肯吃。教授夫人問他爲什麼，他說他情願讓給陳先生吃。小弟弟這樣客氣，大家都驚異起來，接着又笑了一陣。教授夫人連聲稱讚小弟弟懂事，我也特別道謝了他。

晚餐後，大家在客廳裏坐了一會。教授夫人帶小弟弟睡覺去，瑪麗亞和渥爾芳上樓去預備功課。海拉滿教授請我到書房，討論我的博士論文，指出幾個還要修改的地方。

他問我看見今天早上黨報上的文章沒有？我說已經看見了。他問我剛纔告訴他的太太和瑪麗亞沒有，我說沒有，他纔放了心。他囑咐我萬萬不可以告訴她們，因爲女人的心眼窄，一時想不開。

他說，別對他攻擊這樣激烈，他的位置，恐怕難保。但是不管牠怎樣，他始終是德國人，他是愛德國的。至於我的博士考試，假如他不能考，他一定託韋士烈教授替他考，叫我不必擔心。

一個月以後，只差兩天我就要考試。黨報上對於海拉滿，也不再作什麼攻擊，大家都以爲沒有事了。忽然教育部有命令來，海拉滿教授「着卽免職。」

我得着消息，立刻到他家去。一家人團團坐在客廳裏，相對無言。瑪麗亞眼眶紅紅的，大

概剛纔流了淚。小弟弟站在母親的當前，小手圍着她的腰。

我勉強說了幾句安慰的話，海拉滿教授謝謝我。我坐一會告辭走了。海拉滿教授送我到門口，忽然他說道：

「陳先生，你考試的事情，我已經託韋士烈代辦，他已經完全答應了。請你不必爲我愁，我還有力量奮鬥。你回中國，請你不要把德國說得太壞了。當局的人，自有他們的苦衷。只要民族能自由，個人的犧牲，是沒有關係的。德國可以虐待我，但是德國不能禁止我心裏不愛他。」

談鬼

我在德國克爾大學讀書的時候，因為那兒我是惟一的中國學生，我又帶了一支破洞簫，所以每到星期末，都有本地的德國人請我到他們家裏去飲茶或者待飯。

有一次一位研究語言學的老教授，請我去吃晚餐，餐後，老教授上樓去作緊要工作去了，教授夫人也說一聲對不起到後邊料理家務去了。留下陪我的，是一位十一二歲的男孩子，和一位十六七歲的美麗女孩子，男孩子叫弗雷德，女孩子叫瑪麗。瑪麗小姐要求我吹了一陣洞簫，她說她很喜歡聽。她既然喜歡聽，我也不能不說我不喜歡吹。吹完了，她又要我講一個中國的故事，我問她喜不喜歡聽鬼的故事，瑪麗小姐高興得跳起來，弗雷德也登時眉開眼笑。

我正要動首講的時候，瑪麗小姐忽然叫我同弗雷德都坐在地板上，她立起身來，走到門口，我還沒有問出口，屋子裏一霎時就沒有亮光了。四圍漆黑的，伸手不見掌，有一個溫溫軟軟的東西，搭在我的肩上，輕輕地推我一下道：「陳先生，講嗎！」

我們三個人緊緊地挨着坐下，我此時心中似乎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怕，所以把他們兩人的手，緊緊地握在我的手中。瑪麗感覺着我的手有點戰慄，問我是不是太冷，我說不知道，他們兩人又都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我開首講鬼的故事了，講到可怕的地方，他們兩人都害怕得叫起來。我看見他們害怕，我變鐘靜了。我故意把鬼講得更可怕一點，形容得活靈活現，好像就在屋子裏邊一樣。瑪麗同弗雷德都緊緊地捉住我，怕我跑了，鬼來了他們沒有辦法。後來我又講到一個很可怕的地方，他們兩人都一齊大叫起來。教授夫人連忙從後邊跑出來問什麼事情，老教授也從樓上下來，問有什麼事體發生。教授夫人把電燈扭開，瑪麗告訴他們我們在講鬼的故事，他們兩人都笑得了不得，同時也都感覺着興趣，老教授的緊要工作也不作了，教授夫人的家務也不料理了，大家都坐下聽我講鬼的故事。因為他們二人沒有聽見頭一段，所以我又重新講起，足足講了一點鐘纔講完。

老教授聽完了，把我大大地稱讚一番，說我的故事很有趣，並且說我的德國話講得好。接着他把長鬍子拭了一拭，大發起議論來。

「關於鬼的故事，德國也很多的。如果你到南方瓦爾堡去參觀，你可以看見馬丁路德翻譯聖經的屋子。相傳他翻譯聖經的時候，許多鬼老來同他搗亂，有一次他氣壞了，把桌上的藍墨水瓶拿起來向鬼劈面扔去，鬼逃了，藍墨水瓶在牆上打碎，把牆壁染了藍墨水的痕跡，現在遊人還看得見呢！守堡的人告訴我，許多美國人到這裏來參觀，總喜歡挖牆上的土，拿回去作紀念，結果牆壁年年要修理，但是剛修好，他們又挖一個大窟窿！」

「陳先生，你是專門研究文學的人，你當然知道浮士德的故事。在德國十六世紀的前半，

他已經知名了。相傳浮士德是一個能夠號召鬼魂的人，他到處遊歷，騙取人民的錢財。大家都說他隨身有許多鬼，服從他的命令，這些鬼平常的人看不見，但是浮士德卻能夠看得見。到一五四〇年，浮士德忽然暴病死了，一般人民都說浮士德用的鬼，到了時候，把浮士德活捉去了的；因為浮士德曾經同鬼定下條約，鬼幫助他多少年，但是到了時候，浮士德的魂魄卻要去作鬼的奴隸。這個故事後來有人寫成書，書中把浮士德的地位提高一點，說浮士德世界上什麼學問都知道了，但是自己還不滿足，所以去同魔鬼訂條約。魔鬼要幫他二十四年的忙，但是到時候，浮士德的魂魄必須隸屬於魔鬼。

「這一個浮士德民間的故事，不久就傳到英國去了。英國的大戲劇家馬羅把牠寫成一部偉大的戲劇，因為浮士德這一種無限制求知的饑渴，進取的精神，同馬羅所處的伊利沙白時代，很相吻合，所以馬羅藉浮士德把伊利沙白的時代精神，充分地表現出來。

「到十六世紀末葉，十七世紀初年，英國有一羣戲班子到德國來演戲，把馬羅的浮士德又帶到德國來，但是德國一般的羣衆，不能了解欣賞馬羅浮士德高深的意義，美麗的詩詞——沒有任何國家的羣衆能夠了解欣賞高尚優美的文藝——德國民衆所能夠欣賞的，只是浮士德裏邊的魔鬼。英國戲子因為要迎合一般德國觀衆的心理，所以把魔鬼特別注重，扮像佈景動作，都亟把魔鬼弄得熱鬧，現在我們看當時遺留下來的廣告，就可以知道魔鬼是惟一號召觀衆的東西。

「後來英國戲子走了，德國人自己也編了一些浮士德平民劇本出來。由平民劇本，再進而爲傀儡戲的劇本。歌德小的時候，就是因爲看見浮士德的傀儡戲，所以種下了他後來編他偉大詩劇浮士德的動機。但是歌德浮士德中間的魔鬼，同浮士德故事，浮士德平民戲劇，浮士德傀儡劇，以及馬羅的浮士德中間的魔鬼有什麼區別呢？」

老教授忽然把這一個問題來問瑪麗，瑪麗一時答應不出來，老教授笑道：「你看，你們這些中學生，中學快畢業了，這點還不知道呢！」

「我知道了！」瑪麗忽然道：「我知道歌德浮士德的魔鬼，和其他浮士德的魔鬼根本不同的地方了。歌德以前人寫的魔鬼是壞的，歌德自己寫的魔鬼卻是好的。」

「爲什麼是好的呢？」

「因爲魔鬼就是歌德自己，前天學校先生纔這樣告訴我們的！」

「爲什麼是歌德自己呢？爲什麼是歌德自己就是好的呢？」

「這我可知道了。」

「我知道！」弗雷德連忙說。

「你知道什麼？我都不知道你還知道嗎？」瑪麗生氣道。

「我知道！我知道！」弗雷德道。

「嘻！」瑪麗把嘴一努。

「讓他講好了。」教授夫人道：「弗雷德，你知道什麼呢？」

「歌德是德國頂偉大的詩人，歌德當然是好的，他的魔鬼當然也是好的。」

「哈哈！」瑪麗得意笑道：「這就是你知道的嗎？好聰明！」

「沒有你聰明！你頂聰明了！」

「瑪麗！」這是老教授的聲音。

「弗雷德！」這是教授夫人的聲音。

瑪麗和弗雷德兩人都不講話了。老教授又繼續講道：

「剛纔瑪麗說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就是歌德自己，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只對了一半，因為我們應該說，是歌德自己的一部分。因為歌德個人的性格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剛強的，一方面是柔弱的，一方面是光明磊落的，一方面卻是黑暗可怕的，一方面是積極建設的，一方面卻是消極摧毀的，這兩種不同的性格，可以說一正一反的性格，我們往往看見他在作品中間，同時表現出來。歌德浮士德中間的魔鬼，是歌德反方面性格的表現，同時也就是宇宙間否定力量的表現。所以歌德的魔鬼，同以前其他浮士德中間的魔鬼，都不相同。」

「這當然是很有趣味的見解，」我加入道：「但是在歌德還沒有寫浮士德以前，德國最有見識的批評家雷興已經注意到浮士德戲劇的可能性，而且想自己寫一本浮士德了。我不知道如果雷興寫浮士德，他對於鬼的問題，又怎麼樣解決？」

「雷與在他的漢堡劇評第一部裏邊曾經討論鬼魂的問題，在那裏他比較莎士比亞和福祿特兩人戲劇中間鬼的成分。雷與以為就在用鬼魂的地方，兩人藝術手腕的高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了。雷與以為雖然是光明運動的時代，大家不相信鬼魂，然而這一點不能拘束戲劇家，使他不把鬼魂領在劇臺出現。——瑪麗，你上樓去把雷與漢堡劇評給我拿來。」

瑪麗一擲身跑上樓去，一會，把書拿來，老教授念道：

「我們每人心中，都藏得有相信鬼魂的種子，在戲劇家為某一些人寫的戲劇，他們有這種種子更是極平常不過的事情。這完全看他的藝術本事怎麼樣，能不能夠使這些種子發芽；他只消用幾個手法，很迅速地給大家不能不把劇中情節，當成真實的理由。只要他有這個本事，我們在日常生活裏也許可以相信我們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但是在劇場裏我們卻不能不相信他願意叫我們相信的事情。莎士比亞就是這樣一個戲劇家，莎士比亞差不多就是這樣惟一無二的戲劇家。在哈孟雷特的鬼魂面前，不管我們的頭髮，蓋着相信鬼不相信鬼的腦袋，也一樣地要根根豎立。福祿特爾先生想去應用這樣鬼魂卻鬧糟了；他把自己同他雷祿士鬼魂都弄得可笑。莎士比亞的鬼魂真正地從陰間來的，至少我們是這樣覺得。因為他來在緊張的時間，在恐怖之夜靜，有一切相關的連想，我們所有的人，從老媽子起沒有一個不在等望鬼魂出現。但是福祿特爾的鬼魂，拿來作駭小孩子的玩意都不够；他不過是一個化裝的戲子，沒有什麼，不說什麼，不作什麼在他那種地位他也許應該有的表示。他出現時的一切情形，沒有一樣不擾亂劇臺

的幻象，表露出一個冷靜作家的構想，他很想迷幻我們，恐怖我們，但是他不知道他應當怎麼辦。我們只消想這一點：在青天白日的時候，全國上下正在會議，一聲雷響，從墳裏走出一位福祿特爾式的鬼魂來。——」

老教授讀到這裏，我們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老教授看見我們笑，他也好笑，得意地再往下讀：

「福祿特爾曾經在那兒聽說過，鬼魂是這樣地大膽？那一個鄉村老嫗不能夠告訴他鬼魂怕陽光，不喜歡赴陽氣太盛的集會呢？福祿特爾當然知道，不過他太害怕，太討厭去利用這樣的情況。他很想現一個鬼魂給我們看，但是這一個鬼魂，品格一定要高尚一點，也就是這一點高尚的品格，把一切都摧殘消滅。這一個除掉了鬼魂習慣上一切的東西的鬼魂，我們覺得他不成熟為正當的鬼魂；凡是幻想不需要的東西，都擾亂了我們的幻想。如果福祿特爾曾經在啞劇上稍為留意，他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覺得，叫一個鬼魂在人羣裏出現，是不聰明的辦法。所有的人，一看見鬼魂，一定要表示驚恐，而且如果我們不要他像跳舞那樣同樣動作，一定要他們作種種不同的表示。在莎士比亞，鬼魂只讓哈孟雷特一人去接近他。在他母親在場那一齣，他母親卻不聞不見。我們一切觀察，都集中在哈孟雷特一人身上。我們越是在他精神上發現恐怖擾亂的情況，我們越容易相信，恐怖擾亂他精神的現象，把牠認為哈孟雷特自己認為的東西。鬼魂對我們發生的影響，大部分由於哈孟雷特，而不由於鬼魂自己。」

「從雷興這一篇精警的議論看來，」我說道：「文學裏邊應不應當用鬼，同科學發達，大家相不相信鬼，完全沒有關係。因為藝術的世界，是另外一個世界，同現實的世界不一樣的。我們走進了藝術世界，在那一個頃刻，我們就不能不承認藝術世界裏面一切的事情。也就是因為這一個關係，藝術纔能够引我們到超脫的世界，到無欲的世界。近代許多頭腦簡單的文學批評家，反對文學裏邊用鬼的成分，說是不真實，甚至於說恐怕引起迷信，真是幼稚得可笑。至於他們甚至於拿這一種觀點來批評文學，甚至於罵莎士比亞迷信，那更笨得無法醫治了！」

「雷興何嘗信鬼，」老教授道：「但是雷興卻看出鬼在文學裏邊的重要。即如我們剛纔談到浮士德的問題，雷興在他的文學通訊第十六封信裏邊，已經引了一段民間浮士德劇本的一段，這一段就是講浮士德用魔術召鬼的一段。浮士德召來了七個鬼，想在七個鬼裏邊找一個頂快的。他問他們那一個最快，七個鬼魂都同聲答應「我最快！」浮士德說：「你們七個鬼裏邊就有六個講謊話的！」他一個一個地問，問他有多麼快。第一個剛要回答，浮士德把指頭從火上跑過，指頭卻沒有燒着，他問第一個鬼能不能够在地獄中的火裏跑七次可以不燒着，第一個鬼不敢答應。他又問其餘的鬼，第二個鬼說，他有瘦神的箭那樣快，第三個說他有風那樣快，第四個鬼說他有光線那樣快，第五個說他有思想那樣快，第六個說他有復仇神復仇那樣快，浮士德都不滿意，都說不够快。到後來還是第七個鬼說，他有從善變到惡那樣快，浮士德纔高興，說世界上沒有比從善變到惡更快的東西，因為他自己已經經驗過！」

「除掉歌德雷奧以外，」教授夫人道：「席勒不是也作得有一個很長的關於一位能够見鬼的人的故事嗎？」

「但是席勒那一個故事，」老教授道：「主要的目的，還是在證明欺騙。德國文學裏邊談鬼最奇妙的，恐怕還是要算霍夫曼。因為他對於世界的真實性，始終不能感覺，一切都是虛幻，一切都是杳茫，他的世界觀很有點像你前次告訴我那位中國哲學家的世界觀一樣。這一位中國哲學家夢着自己變作蝴蝶，醒來的時候，不知他自己本來是蝴蝶，夢着他是哲學家呢，還是他自己本來是哲學家夢作他變作蝴蝶？世界人生的真實性，既然這樣難得捉摸，所以霍夫曼的故事，也都這樣荒誕自由。」

「世界人生的真實性，實在是很難抓住的，」我說道：「我們越是要求真實，真實越是否杳茫。世界上的事情，你不細想，還覺得沒有什麼，你一細想，多少以為有把握的事情，立刻就都沒有把握了。最好笑的就是前不久在哲學班，邁爾教授，講到存在問題，講得太好了，講完以後，有一位學生去問他：『教授先生！到底我存在不存在？』——」

說到這裏，大家都笑了。

「你說到這一個學生，」教授夫人道：「我連想起另外一個女學生。她也是學哲學的，長得非常漂亮，我生平很少看見過那樣漂亮的女人。她學了一年哲學，就瘋狂了，進醫院還不到一星期就死了。這還是四年前的事情。她死以後，剛半年，有一位男學生一天傍晚到植物園去

散步，忽然看見一位女子，來同他招呼，看見他手裏有一本書，問是什麼書，這一位學生說是柏拉圖，於是這一個女子就同他討論柏拉圖的哲學，兩人越談越投機，竟自談到夜深纔分別。到分別的時候，這一位男學生，問她的姓名住址，預備以後再去拜訪她，她告訴他了。兩人分別握手的時候，這位男學生感覺着這位女子的手像冰一樣地冷，心裏幾乎有點吃驚，但是想到夜深露坐，也不覺得奇怪。第三天他找到這個女子的家裏，她父母告訴他，這位女孩子半年前已經死了。這一位男學生大驚失色，把那晚的事體，告訴她的父母，並且告訴他們，這位女子的裝束，舉止，聲音笑貌，她父母說一點也不錯。這位男學生回宿舍以後，越想越怕，尤其是想到那冷冰冰的手，不覺毛骨悚然。這樣，不到半年，他也死了。從前植物園，晝夜不閉，現在七點鐘就關門，就是這個原故。」

我們談話到這裏的時候，我看：錶已經十一點半了，我連忙起身告辭。當我出門的時候，教授夫人笑對我說：「你過植物園的時候，你要小心，也許那一位聰明美貌的女學生，會來同你談哲學！」瑪麗笑說道：「陳先生，你怕不怕？要怕我同弗雷德送你！」

我心裏雖然有點怕，雖然很想瑪麗送我，但是已經那樣夜深，我怎麼好意思麻煩她，所以只好道謝了。

回家時走植物園經過，我的整個心都緊了。一陣風吹來，樹枝亂搖，葉子飄得霎霎地響，我駭了一大跳，扯伸腿就跑。足足跑了五分鐘，遠過了植物園我纔把腳步放鬆，快步走回家

去。

開門，上樓，進房，開燈，全世界寂靜得要死，我忽然感覺無限孤獨，那個時候，我同我的女朋友已經絕交了。我痛恨我自己，剛纔我爲什麼要跑呢？還不如留在那裏同一位已死的女學生談一晚的哲學呢。

倒在牀上，翻來覆去，一直到天明，還沒有半點睡意，不但沒有人來，連鬼都沒有有一個來陪伴我。

第二天晚上十二點，我故意跑到植物園門口來回走了半個多鐘頭，依然一無所遇。第三天晚上我再走，也沒有消息，正要動身回去了，忽然對面走來一位女郎，我想大概是女哲學家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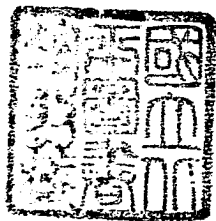
我壯起膽子走上前去，仔細一看，原來是瑪麗！

瑪麗告訴我，她剛纔在戲園裏，看完瓦格勒的巴西法歌舞劇回來。我看見她一個人走，就要求了送她回家的差事。我們一路談談笑笑，可惜不久就到門口了。

分別時瑪麗同我握手，她的手卻不像冰一樣地冷，是溫溫軟軟的。

1954年11月

25日



卅六年三月十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

◆(84558)

☆ 藍 蚨 蝶 一 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陳 銓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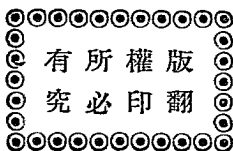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



版權所必究 翻印必究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圖字第一九四號

